

著 主 齋 福 壽 求



說 小 俠 武

傅 兪 健 方 朔

版 出 局 書 界 世 海 上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

朔方健兒傳 (全一册)

【每部定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奉天	北平	天津	太原	濟南	重慶
漢口	長沙	衡州	南昌	蕪湖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原著者	編者	印刷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張求幸	吳興趙茗	吳興趙茗	吳興趙茗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四馬路中市
冥福齋	吳興趙茗	吳興趙茗	吳興趙茗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主飛	吳興趙茗	吳興趙茗	吳興趙茗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四馬路中市

序

南人柔懦。北人剛強。就數千年之歷史而言。已顯然呈此現象。此固由習俗之移。人要亦地氣之使。然而燕趙之所以多慷慨悲歌之士也。若夫玉門關外。白山黑水之間。地屬蠻荒。人多獷悍。視之東南諸省。其文野之相去。尤有不可以道里計者矣。然振頑起懦。或有資於斯者乎。余感是旨。輒有朔方健兒傳之輯。以無相當材料。則取短篇三種。連綴而成之。雖借助於他山。亦首尾之一貫。或足供嗜愛武俠小說者之一讀。而原箸者何張二君。見之喜相得之。益彰。當不以剽竊見斥乎。是爲序。

民國十七年九月莒狂序於海上

朔方健兒傳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驟車軋軋結伴成行 | 塞馬蕭蕭有人翦徑……………一 |
| 第二回 | 暴徒求財大裝威勢 | 壯士踏雪細覓蹄痕……………九 |
| 第三回 | 獨馬單人虎兒入穀 | 空拳赤手鼠子成擒……………一五 |
| 第四回 | 鐵騎踐平原人精馬壯 | 雄兵圍古堡雨驟風狂……………二二 |
| 第五回 | 城上豎降旛細商條件 | 陣前傳軍號又起波瀾……………三〇 |
| 第六回 | 三千步隊整旅以來 | 五百健兒突圍而去……………三七 |
| 第七回 | 畏流言賢士斂鋒鋌 | 涉遠道盜魁遭困厄……………四三 |
| 第八回 | 移花接木巧弄玄虛 | 作浪興波大打官話……………五〇 |
| 第九回 | 講義氣同心制勁敵 | 搜逃亡大隊圍孤營……………五七 |
| 第十回 | 疑神疑鬼無意解圍 | 似假似真有心佈陣……………六四 |

- 第十一回 思傾害帳下進讒言 策安全幕中籌妙計……………七十二
- 第十二回 足智多謀闖出鴻門會 行雲流水願從赤松遊……………七八
- 第十三回 碎磚片片壁上擊賊人 鐵丸顆顆空中彈飛鳥……………八三
- 第十四回 見高下人影刀影 決雌雄紅光白光……………九二
- 第十五回 芒鞋竹杖窮探賊巢 午夜孤燈忽來俠客……………一〇二
- 第十六回 述深情老嫗作冰人 誇遠識嬌妻充衛隊……………一一〇

朔方健兒傳

第一回 驟車軋軋結伴成行 塞馬蕭蕭有人剪徑

席散了。夜已深了。許多人還坐著談天。不就回去。談了一回鬼後。漸漸就談到武俠的事情上去。一人笑道。講到武俠。北方的俠客也與南方的俠客。微有不同。新近求幸福齋主做了一篇卡單線。把一位朔方健兒描寫得有聲有色。你們倒不可不看看呢。說著就拿了那篇稿子出來。大家簇擁在一起看道。

那時還祇是十月裏的天氣。然而口外朔漠的地方。卻早已風雪交加。演成一個嚴寒的氣候了。這一日。熱河蘇仲子約集了一個好友。從家裏動身往北京去。摒擋點商業上的事體。早晨八點鐘。家用的驟車早已預備好了。兩

乘。仲。子。和。友。人。左。三。分。坐。了。一。部。趕。車。的。吆。喝。著。將。車。兒。趕。了。上。道。剛。一。出。了。莊。門。猛。地。一。陣。大。北。風。從。天。上。吹。來。吹。得。漫。山。徧。野。的。枯。樹。枝。兒。呼。呼。作。響。雖。說。這。一。行。的。人。本。是。向。南。攢。路。并。不。曾。逆。著。風。勢。但。這。日。天。氣。甚。是。惡。劣。四。下。黃。雲。密。布。好。像。連。天。幕。都。矮。了。好。幾。丈。那。狂。風。又。繼。續。不。斷。的。吹。來。尤。其。似。從。四。面。八。方。旋。轉。而。至。將。他。們。包。圍。著。襲。擊。只。要。這。風。尖。兒。一。碰。到。他。們。身。上。便。如。針。刺。一。般。刺。得。人。皮。膚。作。痛。連。眼。皮。兒。都。合。不。攏。來。祇。索。縮。著。身。子。到。那。以。皮。作。幔。的。車。蓬。內。去。藏。躲。并。盤。著。雙。膝。在。那。狼。皮。坐。褥。上。取。煖。倒。不。能。不。佩。服。那。趕。車。的。人。僅。僅。披。著。一。件。羊。毛。皮。襖。帶。著。一。頂。毛。毡。帽。卻。昂。然。跨。在。車。沿。邊。拏。鞭。子。一。抽。一。繞。的。趕。騾。子。保。持。著。平。恆。趕。車。的。態。度。不。現。半。點。瑟。縮。畏。寒。的。神。氣。走。了。一。陣。沿。途。人。煙。漸。漸。稀。少。道。路。便。一。步。比。一。步。難。走。起。來。前。兩。天。下。過。兩。尺。來。深。的。雪。至。今。未。曾。見。過。半。隙。日。光。毫。未。

融化半點。再經過晚間極冷的朔風。一颺生生凍結成極光亮的冰塊。宛如晶磚鋪成道路。一般騾車從上面經過。只壓得軋軋的響。有兩處應經過一個小山坡。口外人叫山坡做梁子。上梁下梁的時節。這冰鋪的路尤極是光滑。非常幸虧風雪天。攢路的牲口早已替他釘上一種釘也似的釘蹄掌。一步步釘成小洞。深陷在冰塊之中。才勉強不至滑跌。但這樣一步一鑽洞。一步一拔釘。牲口也就非常吃力。直累得那騾子一口口噓起煙雲一般的熱氣來。再由熱氣被寒風猛的一吹。登時又凍成冰柱兒。滿墜在籠頭之下。這樣從早上八時走到十時。僅走了十來里。還未曾打尖吃午飯咧。不料走到一處小山坡轉拐的地方。卻就出了非常的故事了。那時蘇仲子蜷伏在車蓬裏打盹。大風吹得那皮幔兒時而膨脹。時而抽縮。發出一種激厲之聲。非常聒人耳鼓。使人難以入睡。誰知在這迷迷糊糊的當兒。猛的聽見路旁邊。

有一種小鐵器劈拍作響明明是槍機子扳動的響聲仲子向來在家是很愛練習射擊術的熱河鄉下的人家因爲防範土匪的緣故差不多家家都備有長桿步槍和盒子砲仲子的盒子砲并打得很有準頭這趟出門也備有常用的一桿放在坐褥下面此時照這槍機的扳動聲測來據經驗上想定是一桿盒子砲接著又聽見一聲馬嘶想必是那扳槍機的人的坐騎了這種冷天騎著馬背著槍在大道上出現又扳機裝子彈這又很容易判斷得出定是遇了卡線的人兒了什麼叫著卡線呢這是他們地方上一種切口熱河道上近來鬍匪很多凡是攔路搶劫行人的叫著卡線線是比譬那大路卡是居中攔著口子的意思但同是卡線也有兩種分別那聚集多人就叫著卡大線若是單人獨馬僅僅憑著一個人一桿槍做這種剪徑買賣的就叫著卡單線獨有這類人最難防備最不可輕視而且做了案後還最

難找線索破案。因爲他獨闖獨行，沒有大膽量。大本事不敢幹。這個既沒有同黨，便又飄忽無常，很難知道他的下落。仲子那時既聽出這個道兒來，正想一手揭車簾子向外窺探，一手向座褥下取盒子砲防身。不料耳邊恍如打了一個大焦雷，早聽見一個人吶喝道：「車上的人快替我滾下來。遲一下老子就要開槍了。」同時又在車簾縫裏窺見路旁邊立著一匹大紅馬，馬上頭坐著一個魁梧高大的年輕漢子，手持一桿盒子砲，槍口上緊對著自己的車門。仲子暗想：這不是卡單線的嗎？看這小子這般精壯，一定不好對付自己。已然遲了一手，有槍掏不出來，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知趣點不掏的爲是，免得那廝先下毒手。況且後車上的左三是一個文人，也不見得能上前幫助。不如聽那廝的擺布，下了車再看動靜。仲子一壁盤算著，一壁便跳下車來，只笑嘻嘻地靠在車沿邊，細看左右的形勢，并不驚慌喊叫也。

不拔足亂跑。因爲仲子久走江湖。知道卡線的人的禁令。凡是亂跑亂叫。或是走近他身的。定必先吃他一粒槍彈。但這時候左三的車也緊跟在後面。停住了。仲子又怕左三沒經驗過這種事。便不等



沒有說不開的。那廝在馬上看見仲子這般從容不迫的樣子。也不免現出些驚訝的顏色。知道是遇了行家了。但仍是保持著他那尊嚴的態度。繼

一邊萬事有我。只老實著站。在罷。我們遇見朋友了。你不要慌。你也快下車來。令道。左先生先帮他發出命。那廝開口反而

續發出命令來道：「將外褂子脫開褲腰帶解開抖一抖站遠些身邊帶了多少錢快說別找麻煩。」說罷從兩眼眶內放出一種凶惡的光燄注視著這一千俘虜那一支槍尤其是緊緊的將槍口對著他們伸子這才如命將皮袍子的鈕扣兒全行解鬆抖了幾抖又脫下一根褲腰帶丟在地下用手拾著褲腰帶吩咐左三和趕車的都照他那麼做表示他們身邊決不會帶有暗器也沒有抵抗那廝的能力那廝把心放下便又厲聲問道：「那麼更爽快點將你們的包袱和箱子或身邊的皮夾子全當我的面一一打開來看有多少水乖乖的送上免老子親自動手。」這話中的水就指的是錢財叫俘虜們自己翻箱倒篋讓卡線的過目這也是卡單線的最切要的做法因為卡單線的只有一個人要保住他的威勢無論如何不能下馬怕受了俘虜們的暗算若是被截的人過多還須先叫一個俘虜將其餘的同伴一

一。網。綁。起。來。只。留。一。個。人。的。手。脚。代。他。搜。索。財。物。呢。仲。子。見。那。廝。並。未。曾。下。綁。人。的。命。令。以。爲。還。好。商。量。便。陪。著。笑。臉。朝。那。廝。拱。一。拱。手。道。「不。瞞。朋。友。說。我。們。都。是。出。門。找。事。的。人。並。非。商。家。身。邊。那。裏。有。多。的。錢。可。帶。左。不。過。是。一。點。路。費。雖。說。全。拏。出。來。交。了。朋。友。並。不。打。什。麼。緊。但。路。費。就。沒。有。著。還。是。請。朋。友。留。個。面。子。罷。你。不。妨。打。聽。看。我。姓。蘇。的。平。日。是。不。是。一。個。愛。交。朋。友。的。人。」不。料。那。廝。不。聽。這。一。套。軟。工。登。時。圓。睜。著。雙。眼。怒。罵。起。來。道。「老。子。拏。性。命。換。錢。誰。同。誰。交。朋。友。少。說。費。話。快。把。裝。錢。的。所。在。打。開。來。」仲。子。無。法。便。祇。好。把。包。袱。和。皮。夾。子。等。一。一。攤。在。地。上。打。開。將。裏。面。的。錢。都。一。一。點。數。出。給。那。廝。看。偏。偏。那。廝。眼。力。還。非。常。精。細。凡。是。能。藏。錢。的。地。方。都。指。明。著。要。看。仲。子。爲。省。事。起。見。索。興。叫。同。伴。將。所。帶。的。完。全。掏。出。來。惟。恐。怕。那。廝。指。出。那。坐。褥。下。的。盒。子。砲。來。反。而。不。便。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二回 暴徒求財大裝威勢 壯士踏雪細覓蹄痕

話說那廝在馬上看了一會，顯出些不耐煩的神氣，點了點那地上的錢，尙不滿二百元，本來是不足一晒，但料想是別無夾帶搜括不出什麼來了，便指著那左三，喝道：「就是這一點錢，也行算我倒霉，遇見了你們這夥窮鬼，就叫你親自拾起送到我手邊。」卻沒曾敢勞動仲子呢。大概是見仲子爲人機警，不比左三那麼老實，所以才不派仲子這個差事，不許仲子近他的身，以防仲子意外做什麼手脚。那左三接受了這個使命，不敢不依，只索戰兢兢地捧著那把錢鈔，向那廝馬邊送去。等到剛剛走近，那廝又把槍一指，道：「遠一點，你這笨貨，你不會用一隻手伸高些遞給我嗎？」左三經這一喝，越發嚇得魂飛天外，可憐那一隻手只捧呈這一點很微薄的禮物，簡直像高舉千觔，鬧一般不住簌簌的亂抖。那廝微笑了笑，將腰身一彎，便

把那禮物一手收下塞在口袋裏但持槍的那隻手仍是指著左三道「我看你那件狼皮褥子還好也送給我罷」左三不敢道半個不字只好又一手拾住褲腰一手舉起那皮褥子照樣再遞上去那廝也仍是用沒拏槍的那一隻手接過順勢將身子往脚蹬上一站騰出馬鞍上一些空來只輕輕一塞便又將皮褥子塞在座下仲子靜默了片晌忽地又發話道「朋友我們是出門的人你把路費全帶走了前途叫我們怎生走法况且還是這樣大風雪的天呢」那廝倒很能領會這其中意思便哈哈大笑道「你真能老虎嘴裏討食吃好的給你點路費罷免得你說我太不講交情」說罷從口袋裏抓出一把大小不一的銀幣或許是嫌這些東西分量重帶起來累墜祇刷的一聲往地下一洒便又喝道「咱走咧誰敢追咱留神咱的槍」一言未了只聽見那大紅馬高鳴了一聲早已連人帶馬撥轉頭去飛也似

的。跑。出。到。東。方。百。步。以。外。只。有。那。一。支。槍。在。那。廝。右。手。下。向。後。指。著。放。出。槍。口。上。一。閃。一。閃。的。光。稜。那。馬。蹄。聲。的。的。得。得。也。和。音。樂。上。的。拍。子。一。樣。奏。着。那。凱。旋。的。調。曲。再。眨。一。眨。眼。便。就。什。麼。都。去。得。無。蹤。無。影。在。這。冰。天。雪。地。之。中。連。塵。土。都。見。不。着。咧。仲。子。目。瞪。口。呆。看。着。前。面。一。言。不。發。及。到。眼。睛。已。看。不。見。那。廝。人。馬。猛。的。將。身。上。衣。衫。整。束。好。折。回。到。自。己。騾。車。邊。掏。出。那。桿。盒。子。砲。就。悶。着。頭。向。東。飛。步。追。去。那。左。三。呢。也。在。這。時。候。將。地。上。那。一。把。銀。幣。拾。起。數。了。數。約。莫。有。十。元。上。下。正。想。取。來。交。給。仲。子。忽。見。仲。子。拔。足。走。了。便。追。上。前。攔。住。道。「兄。弟。你。幹。嗎。」那。仲。子。一。壁。掙。扎。一。壁。喃喃。自。語。道。「栽。了。觔。斗。了。離。家。門。不。過。十。多。里。就。被。卡。線。的。劫。了。一。個。光。算。了。罷。不。要。出。門。了。我。還。是。找。他。算。賬。去。不。怕。他。人。強。馬。快。我。不。尋。着。他。誓。不。爲。人。我。丟。得。起。這。個。面。子。嗎。」左。三。勸。道。「我。知。道。你。是。不。服。這。口。氣。的。但。此。事。應。作。別。論。

也。或。許。是。那。廝。不。知。道。你。我。弟。兄。平。日。的。聲。名。才。有。這。個。岔。子。如。今。你。要。單。憑。兩。條。腿。去。追。有。什。麼。用。處。不。如。到。前。面。通。知。地。方。上。的。人。慢。慢。的。去。訪。尋。罷。」仲子蹀足道：「這種卡單線的若不順他的蹤跡去追，日後便連影子也捕不着。如今我知道他是向東走的，只要一路問去，總失不了他。請你不要攔阻我將車輛暫押回家去。我自會尋得着這個小子。」左三見仲子執意甚堅，非空言所能勸阻，但很不甘心，他一個人去，便吩咐趕車的先自回家。自己仍跟隨仲子上道，約莫走了兩個小時，已到晌午時分，雖肚中裝着好些個悶氣，并不覺得飢餓，但雪地路滑，非常難走，却不由走得乏了。幸喜道上行人很少，騎快馬的簡直沒得一路上總看得見那廝馬蹄上的印痕，深深嵌在那冰塊上，料想不至于失了。他蹤跡正在這飢寒交迫，腿痠脚痛的時候，迎面來了一人，尋常莊家人打扮，騎着一匹很瘦弱的白馬，緩緩的

從東北踏雪而來。仲子一肚子沒好氣。把盒子砲一揚。大聲喝住道：「站着滾下來。有話說。」那人看見仲子這樣凶狠的情形。以為也遇着卡線的了。嚇得翻身下馬。站在路旁發抖道：「大爺饒命呀。我是因為家裏有病人出門。到前面鎮上。抓藥去的身。告訴你我們也是出門的人。剛才在前面小坡上遇了。却你可曾看見一個。」



邊除了買藥的錢。並沒有多的呀。」仲子又好氣又好笑。叱道：「誰要你的錢。你把我當做什麼人。老實。」

騎大紅馬的人。從此經過嗎？那才是卡線的呢？」那人一聽，寬心大放，便很從容的答道：「不錯，曾見過這樣一個騎大紅馬的，向東北角跑去，迅速非常。大概已走過三十里路以外了。」仲子道：「我正要追他，只可惜沒得坐騎。你把你那匹白馬借我一用罷。」那人見仲子並非劫盜，便就不大肯受商量，祇搖手不依道：「不行，我家裏病人等着要吃藥，只有這匹馬。我要騎那能借給你？以我之見，前面五六里遠的地方，紮有一棚警備隊，你們再走一程到了那裏，報告給他們，一同騎馬去追，豈不是好？」仲子想了想，究竟不能無端搶他人的坐騎，只索謝了那人，仍與左三一跛一蹩的向東北方去尋那警備隊。好容易尋到那裏，一個警官出見彼此通了姓名，又把當天遇劫的情形訴說了一番。忽然那警官笑容可掬的問仲子道：「你既是在熱河住家，我那裏有個好友，叫蘇伯剛，你認得嗎？」仲子忙道：「那就是家。」

兄。」那警官喜得跳起來叫道：「如此說來，我們是自家人，令兄與我同過學，拜過把子，就如自己兄弟一般。你老弟既遇了這種事，我是理當幫忙。請暫在這裏飽餐一頓，我派八名馬警同你去追，就是。」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三回 獨馬單人虎兒入彀 空拳赤手鼠子成擒

話說不多一刻，酒飯已飽，馬亦備齊。那警官率領八名馬警，偕同仲子上道。仲子將自己的盒子砲，插在腰際，一根湖縐帶，上選上一匹大青馬，騎上，陡覺精神百倍。左三因爲不善騎術，就獨留在後方警棚裏聽信。那時天色卻已經不早了。冬初的日子，本來很短。這一行人向東北馳逐了一二小時，便已到薄暮的時候。大風雖然小小住了些，雪花兒又漸漸一片片飛了下來。急忙又走了一程，眼見前面陡的湧現出一座土城來。那警官揚鞭一指道：

「這是古易州土城。只有橫穿著的東西兩道城門。我們沿途訪問。都說那騎大紅馬的賊徒。是逕奔土城而去。他若在城中吃晚飯。我們就可以遇見他了。」衆警聞言。都巴不得早飛入那土城中去。一來可以完卻這場差事。二來可以早些打尖休息。便一齊在馬上加快幾鞭。不到兩刻鐘。就進了土城的東門。土城中一條大街。約莫有兩里來長。鋪戶稀少。又加之冷天。一到晚上。就關上了店門。并不見得鬧熱。這一行人在街上緩轡徐行。時時向路旁店家打聽。都說在。一點鐘以前。曾經見過這樣一匹大紅馬。但不知道他歇脚的所在。似這樣。一直問到西門城外。便就沒有人看見過這大紅馬的蹤跡了。仲子道：「照此推測。那賊徒。准是逗留在土城中了。我們還是退回城去。會同地方上的官警。往各客店裏去搜索罷。」那警官點頭稱善。一會兒。尋着了縣知事公署。說明了原委。就會同本地方幾個警兵。着手搜索起

來從掌燈時分搜起。什麼大客店。大娼寮。大飯館。全搜遍了。卻不見半絲蹤影。看看搜到譙樓上。已打二更。從東門踏到西門城邊。走得人疲馬乏。大家非常不願意。都說是「白費事了。那廝准不在城中了。」忽然道旁有一老人向前問道。「諸位官人打起燈籠火把。敢莫是搜捕賊徒麼？」仲子見那老人言中有意。便趕忙告明一切。並求他的指教。那老人沉吟半晌道。「這西城根往北半里路不遠的地方。靠城牆有一家小旅店。倒常常有這一路的人在那裏投宿。你們何不去看看。但別要說是我講的。」仲子馬上欠身道謝。便率同同人挨著城根找去。果然走不了二百來步。便見有一家小客店。仲子等人下了馬一擁而進。剛進了大門。來到前院。仲子眼快。早失聲叫道。「喏喏。這不是那匹大紅馬繫在那裏喂料嗎？」大眾一聽。登時把槍全掏了出來。裝上子彈。一踏步便到了櫃房裏。一個形狀凶惡的掌櫃。現出

很慌張的神氣。向前陪著很不自然的笑臉問道：「諸位大人到這幹嗎？」那警官喝道：「我們要找那騎大紅馬的人。」掌櫃的不住的喘氣答道：「在第五號房裏。姓劉。叫劉三棍兒。今天下午才到的。可是已出去洗澡去了。」那警官倒是一個辦案的能手。隨即對部下傳出命令。將所有馬匹全牽到院子裏來。虛掩著大門。留兩個警兵把著大門。不准閒人出入。免得驚跑了。那廝又命身邊的人。先將掌櫃的綁起。督著向第五號房搜索去。但是撲了一個空。並不見那廝有半件行李。隨更嚴重的盤問那掌櫃的。才知他果真是那廝的窩家。每逢那廝一個人出去。做活計得了錢物。回來總收藏在他櫃房裏。這時衆警兵聽說櫃房裏有錢物。忽然像發狂似的折回到櫃房。不由分說。各舉起槍托子。向錢櫃上亂砸。不幾下。錢櫃砸開發見了一個包袱和一床狼皮褥子。仲子喊道：「對了。這褥子是我朋友的。」再一看洋

錢鈔票一封一捲的約莫有好幾千元的衆警兵被錢財迷住了眼睛動手就搶了向腰上塞任誰也攔不住幾乎連捉賊的事都忘了仲子看得不耐煩又恐怕賊徒從這時闖回來大家沒有防備便單獨退出櫃房向前院裏幫著守門的把風幸喜那守門的並不知同伴在槍便大聲叫道



「就是他大家快來拿賊」那廝一進門見門裏面人號馬

包兒並不是短著一個小手巾是那廝手裏提人推門進來正了一陣猛見一連門都沒人守了咧仲子嘆息後面搶錢不然

嘶本已知事不妙。但赤手空拳逃走不及。只好裝出很從容鎮定的樣子。問道：「什麼事是我。我是賊嗎。別認錯了人。開頑笑。」說話之間。兩隻賊眼不住的向左右偷看。猛的見門角落裏走出兩個警兵。全提着長槍向前擁來。那廝急中生智。一個箭步躡到左邊最貼近的一名警兵身邊。只飛去一腿。便早將那警兵一筋斗踢翻在地。接着彎下腰去。就去搶奪那枝步槍。那知事不湊巧。槍上有根皮帶緊繞在那警兵的手腕上。急切中竟解不下來。他急得暴跳如雷。舉起那穿着皮桶馬靴的左脚向那警兵的腦部踹去。只兩脚便踹得那警兵頭破血流。腦漿迸裂。活活地死在那地上。說時遲那時快。仲子也一箭步躡到那廝跟前。對準他腿上放了三響盒子砲。他就無力可施。倒也倒也。接着那些搶得錢的警兵。聞聲出視。趁勢將那跛脚老虎擒住。仲子在那廝手邊取過那手巾包。打開一觀。却是牙粉肥皂等物。果真他。

是洗澡去的那廝忽然發出恨聲來道：「罷了活該我要送命了我自從幹這個活計以來一支盒子砲從未曾離過身就憑我一槍一馬那一趟不撈個一萬八千到手任憑對手方來多少人只要我的槍先舉起任誰我也不怕就是今晚我若有槍在手不是我吹的話你們這幾個人真不夠我打的偏偏我想去洗澡因為澡堂子裏帶槍被人看見不便才把槍藏在櫃房的櫃頂上空手自去萬不料就會因這一次的大意就入了你們的圈套」隨又對仲子拱拱手道：「你是好的算我瞎了眼了我就自承認栽在你手下罷」仲子聞說趕忙退回櫃房向櫃頂上一翻找到那根盒子砲扳開一看果然是德國老牌子的貨便對那警官道：「那廝真是個好漢我們今天也真僥倖得很不然不知要死多少人還恐怕捉他不住呢多承你們幫忙一場錢我是不要了你們分了罷這枝槍我留去作紀念我便已很滿足很慶

幸了。呢。至於那廝的前途。因爲拒捕。踹死警兵。恐怕免不了槍斃。我雖想成全他。無奈法律森嚴。我力量辦不到。只好嘆惜而已。但望諸位將來好好捐幾個錢。收殮他。我也就領情不盡了。」仲子這樣一邊說著。一邊走出大門。那被捕的劉三棍兒聽了。個很清楚。不由撐起那神氣洋溢的目光。向仲子臉上射來。同時仲子的視線也瞟到他眼邊去。便引起了無限的同情。訂就了一種生死知己之交。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第四回 鐵騎踐平原人精馬壯 雄兵圍古堡雨驟風狂

話說大衆把這篇稿子看完以後。不約而同的說道。好筆。墨。好筆。墨。一位帶眼鏡的朋友道。求幸福齋主。不但是筆。墨。好做起小說來。而且是非常賣力。幾乎沒一篇不是緊湊萬分的新近紅玫瑰。上刊了他的一篇「孤軍」是

分三期登載的。似乎比這篇還要好。我竟看得有些着魔了。說到這裏就從他那件西衣的衣袋中摸出三本紅玫瑰來。一個小胖子劈手把他搶了來。笑吟吟的說道。我來讀給你們聽罷。一壁說着一壁就朗聲讀起來。道在一片莽原上。塵土似砲烟一般。那麼飛舞起來。漸漸由遠而近。可以聽出些得的鐵蹄之聲。這聲音越來越響。便看見一隊騎兵追風逐電似的。自西徂東而去。這是一個獨立騎兵營的急行軍。所經行的地方是黃河流域的。中州腹境。但是這一營騎兵卻并非中原子弟。乃是一隊朔方健兒。內蒙古燕山脚下。武列水旁邊。春秋時的山戎地。漢朝的匈奴古地。唐代的奚契丹遼時的中京大定府明朝的興州朵顏衛。便是他們的家鄉。地方上出的是名馬。人民也自幼兒擅長騎術。編練起馬隊來。真個是人精馬壯。不愧爲中國的模範騎兵。只因甲子年間。東北軍重行開回到他們那裏。有一個民團司

令名叫蕭蘇坡的。在前兩年東北軍退出那地的時節。後隊人馬潰散了一些。做出些擾

害地方的動

作。這蕭蘇坡

有捍衛鄉里

之責。帶領部

下民團。曾與

那般潰兵。交

過幾次仗。殺



得那些。人馬。仰人翻奪過。來許多軍裝。器械。保住了。本鄉本土。地方上的安甯。不料這風聲。一傳了開去。

那一邊。認爲是奇恥巨辱。常存著報復的念頭。這一回。趁著戰勝餘威。那一邊人馬。果然開了回來。這蕭蘇坡料定必有來向他們尋仇的。自己勢單力

薄吃這場大禍不起且更恐地方受害便率領著本團鄉里弟兄們退出本鄉本土打算往別處駐足避這一時之禍或者他們走了那一邊見已除去了眼中之釘沒有由頭可以啓釁地方上還可因而苟全但是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又恰巧那時本地另有一枝官軍因騰出防地要開往中州去蕭蘇坡仗著平日是地方上有名紳士與那位軍長有些交誼便率衆到那位軍長的軍前投效願意隨同著一塊兒去那位軍長有志於中原正想拓充點實力見有這一支人馬非常精幹什麼馬匹器械服裝全是現成的那有不想貪這便宜的道理當卽慨然答應下來將他們改編成一個獨立騎兵營就委屈了這蕭蘇坡做一員營長雖說蕭蘇坡平夙也很有身分并不甘如此小就無如此時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又捨不得解散和離開這一般四五年來苦心訓練成功共過患難的同袍兄弟而這般弟兄人數又只夠

一營的編制便只索低首下心寄人籬下到差謝委隨著大軍出發與故園洒淚而別後來到了中州駐紮下來他所隸的這一軍本來還是居於客軍的地位而他這一營騎兵更是客軍中小小一部分的孤軍許多同一旗號下的旅團營隊全是幾十年來同一結合有很長的歷史的只有他這支孤軍是新近加入都不承認他是嫡親系統平日價對於本地主軍固然是主客界限很嚴感情不甚融洽就是對於本軍也是疎遠非凡落落寡合在他幹這營長本已十分抱屈很覺得無味但同軍中一般同僚還妒忌他升官忒易官級忒高常常對他說道我們在本軍中從行伍出身混上三四十年打了無數苦仗好容易才盼到當一員營長或隊官你一個讀書人一下子就做到獨立營長的地位這是本軍從來沒有的事你還不感恩戴德好好的往下幹嗎至於其他的背地裏的談論與侮蔑和一般老資格軍官們的

仇。視。與。排。擠。那。是。更。不。消。說。得。直。逼。得。蕭。蘇。坡。這。一。支。人。孤。苦。伶。仃。無。一。天。得。安。無。一。天。不。氣。惱。這。次。奉。了。軍。長。命。令。全。營。往。石。屏。寨。勦。匪。名。義。上。雖。受。本。軍。第。四。團。團。長。的。節。制。隨。同。進。攻。實。際。上。卻。擔。負。著。前。方。左。側。襲。擊。的。任。務。似。先。鋒。隊。一。般。離。開。本。隊。甚。遠。仍。只。是。獨。當。一。面。踽。踽。孤。行。和。他。們。平。日。自。己。操。演。一。營。野。外。行。軍。與。練。習。長。途。騎。術。一。樣。幸。喜。這。條。路。上。大。道。還。算。平。坦。這。些。精。壯。高。大。的。蒙。古。馬。鐵。蹄。踏。到。那。溫。軟。的。泥。土。中。非。常。得。勢。一。匹。匹。昂。頭。飛。躍。一。迭。迭。發。聲。長。嘶。那。蕭。蘇。坡。與。部。下。一。般。馬。上。健。兒。本。有。好。些。日。子。沒。曾。出。過。仗。了。正。恐。怕。髀。肉。復。生。辜。負。了。這。些。神。駿。此。刻。見。馬。兒。跑。得。高。興。也。不。由。胸。襟。舒。敞。精。神。大。振。把。近。月。來。所。積。下。的。一。股。抑。鬱。之。氣。隨。著。天。空。中。清。朗。的。空。氣。一。吐。而。盡。便。施。展。出。各。個。的。好。身。手。一。控。一。勒。向。前。方。飛。也。似。的。跑。去。耳。邊。廂。只。聽。得。風。聲。呼。呼。好。似。鐵。蹄。兒。并。不。曾。踐。地。一。般。有。

不可描摹的神速走了一程在馬上已約莫看見前面發現了一帶遠山似漸漸已由平原而達到山巒起伏之所猛的一名前哨騎卒從前方退了回來報告道向道旁百姓探聽石屏寨距離這裏不過十五里路程了蕭營長聽了這消息勒馬朝前一望又掏出千里鏡和軍用地圖一一視察了一番才揚鞭一指發下號令道敵人就在前面十五里的地方石屏寨我軍攻擊此敵應向敵左側方猛烈襲擊隨又作平常的談話道本來我們應等候後面本隊到來同時進攻的只因我們的馬走得很快本隊弔落在後面不知已有多少遠了多久沒打仗誰都悶得慌眼前就有仗打我們一個個眼睛都發紅了誰還耐煩等他們索興我們單獨包打這個鳥寨吧打了下來也好教後面那些人知道我們的能耐看他們以後還瞧得起我們不說罷衆兵士全都告起奮勇來道要打就快打我們是任嗎都不怕的只請營長

快發口令。蕭蘇坡十分得意。便拔出指揮力。振臂一呼道。散開登時。這一營人馬。由縱隊變成了橫隊。似一排潮水似的。向石屏寨左方撲去。一霎時。石屏寨的城堡。迎近到馬頭邊來。寨外的形勢。看得見很明瞭了。蕭蘇坡重下一令。開始射擊。衆兵士全在馬上。掏出一支盒子槍來。連木托兒都不用裝。只要提著槍機的那只手。隨便那麼一洒。就洒出一顆顆的子彈。打進石屏寨裏。那胯下的坐騎。卻仍是射箭一般的向前馳去。驚動了寨中的土匪也。一齊攀伏到城垣邊來防禦。一枝枝的盒子槍和步槍對外也放了無數的子彈。這邊營中有一個弟兄。冷不防中了一彈。從馬上一筋斗跌了下來。蕭蘇坡一眼看見。十分惱怒。索興叫號兵吹起衝鋒的號聲。吶喊著衝鋒而進。本來這裏離寨已不過四五里地了。衆弟兄和坐騎發狂似的。只知加鞭疾走。一切生死問題。全然置諸度外。自然越走越近。再加之這都是些能征慣

戰的兵士們一面雖大膽奮勇向前一面仍細心的在馬上放槍每一槍彈全覷定那寨上城頭的槍眼中射去土匪那邊措手不及蕭蘇坡的人馬便如狂風驟雨似的已湧到寨門邊了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五回 城上豎降旛細商條件 陣前傳軍號又起波瀾

話說那些土匪見蕭營中來勢凶猛越是逼近前來越使防禦上的射擊力不能生效慌亂了一陣便舉起一面白旂表示投降蕭蘇坡見著自是喜歡一面叫自己隊伍仍是小心著嚴陣以待一面派兩名精幹的馬弁再跑近一些高聲向城上發話道你們聽著若是誠心投降的快叫你們的頭腦出來幾個和我們協商投降的條件一聲未了城上果然湧現出一個穿便衣的短襟窄袖的匪首高聲答話道請等一會我等卽下來歡迎我們是同鄉

人呢。蕭蘇坡一聽那口音。果是本土鄉音。不由好生奇怪。怎麼口外的人。還有到中原地方來做匪的呢。便差一名馬弁在寨外高聲答話道。既肯歸降。便當卽速開了寨門。推出一名首領前來接洽。旋又傳令所有營兵。暫停攻擊。從嚴戒備。不一會。寨門果然打開了。半扇走出一名高大漢子。短衣單褲。綁腿赤足。上身卻罩了一件花緞馬。和你一夥弟兄。怎麼會在此地拉竿。還另有爲首之人麼。王榮彪答道。說來



掛一見而知是個匪頭。身後隨著四名小匪徒。直奔到蕭蘇坡馬前頭。爲禮道。我是王榮彪。承德府的人。敢問貴司令高名上姓。蕭蘇坡馬上答禮道。好。我叫蕭蘇坡。我們原來是同鄉呢。你

話長。我們這一夥三百多弟兄，都是同鄉人爲首的。也就是我。只因上年景將軍到了我們那邊，添招了一營衛隊。咱弟兄們通同應募。小弟我那時只當一員連長。後來到了中州，因人地不熟，屢受本軍旁人的欺負。又常常幾月不發餉。弟兄們受窮受氣，受得耐煩，便私自約定全營譁變去當土匪。小弟不才，便被大家推爲竿首。前幾天打破這石屏寨，綁了一大夥肉票。佔據在此。那是實在的。今早接著探子報告，說有大軍來攻打我們。我想中州那些步兵，慢騰騰地一天走不了多遠，打算收拾收拾。在今天午後竄到別地去。不想你們騎著快馬，卻早趕來了。我那時好生奇怪。在中州幾個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馬隊。呀，等到一經開火，又見您部下槍法精良，越發覺著不妙。那知道卻是同鄉來了。呢，真了不得。不是我們同鄉，那有這般好本領。我們措手不及，子彈也快打盡了。大家一商議，既然是同鄉人來到，好貨。

賣。與。識。主。我。們。投。降。了。罷。本。來。跑。到。異。鄉。異。土。幹。這。個。買。賣。不。是。長。久。之。局。也。不。是。我。們。本。心。所。願。如。今。馬。前。歸。順。總。得。請。您。看。念。同。鄉。情。分。收。留。下。我。們。給。我。們。一。條。生。路。大。恩。大。德。我。弟。兄。們。是。永。世。不。會。忘。記。的。說。著。抱。著。拳。連。連。打。躬。蕭。蘇。坡。想。了。想。道。聽。你。的。話。你。們。是。不。得。已。我。是。能。原。諒。你。們。的。不。瞞。你。說。人。在。異。鄉。異。土。誰。都。不。受。用。我。自。然。要。看。在。同。鄉。情。分。收。留。你。們。就。是。但。我。是。有。職。務。的。人。上。頭。也。還。有。上。司。公。事。要。照。公。事。辦。你。們。既。然。投。降。第。一。要。拏。出。真。心。第。二。手。續。要。辦。得。清。楚。你。手。下。有。多。少。人。槍。枝。有。多。少。應。該。趕。快。造。一。個。花。名。冊。子。來。由。我。會。同。點。收。此。外。還。聽。說。你。們。綁。了。好。些。票。在。寨。裏。既。往。雖。不。咎。改。編。了。後。卻。得。一。一。將。肉。票。交。出。由。我。放。他。們。回。去。不。准。再。勒索。人。家。半。文。錢。至。於。你。們。的。人。我。自。然。稟。明。上。司。全。編。在。我。營。裏。就。是。你。我。也。得。酌。量。位。置。仍。讓。你。帶。著。這。些。弟。兄。將。來。有。苦。同。吃。有。福。同。享。

我姓蕭的從來不虧待人。你在家鄉中量必也有些曉得。王榮彪很歡喜的答道。這就好了。你老人家救了我弟兄們的性命。我們知恩報德。敢發個誓。永遠在你老人家馬前馬後出力報効。如有異心。天誅地滅。下餘的話。我也不必多講。一一服從你老人家的命令。怎麼好。怎麼辦。就是蕭蘇坡也覺高興道。既然這樣。我立刻傳令。叫我的部下一個個下馬。在寨外休息。不許胡亂闖入寨中。然後另派兩個副官。十名兵卒。隨你們進寨點驗肉票。并替我安慰衆同鄉弟兄們等肉票交齊。花名冊子點好。後我再進去。不遲辦得快。明天我們就好一齊走了。說罷。果卽把人派齊。叫王榮彪領著進去。王榮彪答應了幾聲。是卻只叫貼身一個頭目做這些人的引導。自己仍然留在寨外。回明蕭營長道。那些小事。叫我一個頭目去辦就行了。并還囑咐他們。速卽辦些茶水出來。給衆位同鄉解渴。至於我這個人。還是留在這裏伺候你。

老人家才表現我是一片誠心。蕭蘇坡笑道：如此你未免倒多心了。然而也好。我們大家多談一回裏面的事，大概也都容易辦清的。說罷，果然寨裏面另跑出好些個人來，帶來許多茶壺、茶碗和紙煙之類，去分給衆兵士。王榮彪又特爲叫人再搬出幾張破桌椅，請蕭蘇坡和幾名官弁在樹陰裏坐下。自己也打橫坐在下首，親手斟上一碗茶，遞上一枝煙，敬與蕭蘇坡。隨即彼此開誠相與的談了些閒話，又互問了些家鄉情狀。末後，王榮彪還說了幾句很誠實的話道：我們三百多弟兄，加入到貴營中，是決不會使你老人家多煩心的。就是上頭不給餉，我們在這幾個月內，已很積着了一筆銀錢，大可以再過幾個月，祇是子彈不足，須得另外設法。或者當了官兵買起來也便當。我們好好聚集一個勢力，敢保你老人家不久就打出一個督軍來。我們弟兄也多少撈點前程體面體面。蕭蘇坡微笑道：但願大衆好好爭一口。

氣誰都能望好呢。閒談了一陣。太陽已漸漸西斜。派往寨裏的人重復出來了。一員連副上前稟告道。寨中肉票都已點齊。共三十六名。二十九名男子。五名婦女。兩個小孩子。都一一問好了。姓名住處。落在日記本上。裏面的弟兄們也有現成的名冊。并大約點驗過。有槍的約二百幾十人。徒手的也有幾十槍枝。樣式很複雜。馬也有百多匹。請營長就此進去點名。改編罷。蕭蘇坡立起來道。只要救出了肉票。我就好銷差了。進去罷。不要多少人。只隨身帶十來個護兵就可以了。王榮彪也道。營長進寨。我們應當迎接。請少候一會。我再傳一令。派二百枝槍站隊。其餘的各在原處站班聽點。正說着。忽然西方塵頭起處。遠遠聽見軍號之聲。隨即馳來了一個騎兵。急忙報告道。第四團雷團長到了。蕭蘇坡冷笑道。他居然也來得很快呢。不費事的走了。來倒也不難爲他。這邊事情雖已辦妥。但我和他受的是同一任務。他官階比

我。大。一。點。這。次。差。事。還。歸。他。節。制。倒。不。可。不。候。他。一。下。說。給。他。聽。個。明。白。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六回 三千步隊整旅以來 五百健兒突圍而去

因此進寨點收的事。停頓了半晌。雷團長的步兵團也就趕到了。那雷團長是安徽人。生成一副肥胖的身體。脂肪質太多。腦經也非常單簡。一眼見了蕭蘇坡。就忙嚷道。你怎麼不候我的命令。就到了這地來。蕭蘇坡聽這口氣。好像怪他擅專的樣子。登時心裏也甚不痛快。只冷冷地答道。我部下馬走得快。既與他們碰着了。在大勢上。是不能不開火的。雷團長道。如此說來。你們是打過仗了。怎麼我沒聽見有槍聲。語中的意思是懷疑。并未正式打仗。便私自講和了。蕭蘇坡最聰明。不過的人。那有聽不出這語氣的道理。便

仍是冷笑道。實告訴你。這石屏寨是我攻克的。打仗的時候。你隔得還遠。自然一些也聽不見。如今寨中的人已歸順。我們正在這裏改編了。雷團長聽說。改編越發有些懊惱和妒忌起來。懊惱的是功勞未曾攤著。妒忌的是蕭營中平白又添了許多兵力。就更不耐煩道。什麼改編嗎。我是支隊長。沒有我的命令。你就能改編了麼。蕭蘇坡忍著氣一想。這話卻也不錯。按公事說。雷團長總是支隊司令。是應該先求他許可的。便和緩了些神氣說道。那麼你看怎麼辦呢。橫豎已由我攻打下。并允許他們投誠了。雷團長大聲道。既來問我。那就好辦了。叫他們寨裏的人立刻站隊繳械。每四支槍捆做一紮。每四個人用一根大麻繩拴著。押解到省裏去聽候。上司發落。便沒有你我的事了。蕭蘇坡對於這種鹵莽滅裂的辦法。那裏肯依。便忙搖手道。這話不是這樣說的。打下這寨的是我允許他們投誠的。也是我起先的話。原只

是。答。應。改。編。他。們。并。不。是。繳。械。我。不。能。失。信。於。人。隨。又。安。慰。王。榮。彪。道。你。只。管。放。心。這。不。過。是。雷。團。長。一。點。誤。會。我。總。可。解。釋。明。白。包。你。們。沒。有。別。的。岔。子。的。雷。團。長。哼。了。一。哼。道。什。麼。誤。會。我。不。懂。上。頭。叫。我。們。來。打。匪。并。沒。說。可。以。叫。我。們。自。由。收。編。你。一。個。營。長。就。擔。得。起。這。大。干。係。嗎。蕭。蘇。坡。不。由。也。怒。道。不。錯。我。只。是。一。個。營。長。也。知。道。你。是。團。長。但。我。是。獨。立。營。你。管。不。着。我。辦。錯。了。什。麼。自。有。上。司。在。你。也。問。不。着。我。今。天。是。這。樣。辦。定。了。有。什。麼。大。干。係。請。你。由。我。去。自。作。自。受。好。了。雷。團。長。逼。得。無。話。可。說。兩。張。臉。也。氣。得。緋。紅。便。大。動。其。肝。火。來。道。聽。你。這。樣。說。敢。是。瞧。我。不。起。眼。中。沒。有。我。這。個。人。嗎。來。來。來。我。和。你。來。講。蠻。的。說。着。拔。出。隨。身。的。手。槍。來。其。勢。汹。汹。的。要。與。蕭。蘇。坡。尋。釁。蕭。蘇。坡。雖。退。後。了。兩。步。還。是。強。帶。笑。容。說。道。誰。同。你。這。蠻。人。一。般。見。識。但。蕭。營。中。的。兵。士。卻。一。個。個。努。目。相。視。各。摸。着。各。人。槍。上。的。機。子。想。要。發。作。了。

不想那王榮彪此時倒挺身出來作和事。老先勸住雷團長道：別要爲我們的事傷了你二位和氣。我遵命叫他們繳械就是了。既然戰敗投降，是應該聽命令的。隨又安慰著蕭蘇坡道：你老人家關顧同鄉的心，我們是很感激的。但事已至此，我們只得聽天由命了。你暫且不管這閒事罷。蕭蘇坡覺有蹊蹺，正要上前分辯，更不料王榮彪對身邊幾個頭目使了個眼色，一同向後躡了幾步飛也似的退入寨中，拍的一聲重把寨門關閉，把雷團長蕭營長和官軍這邊所有的人全行關在外面。雷團長見事不妙，拔脚便走回他隊伍邊去。蕭蘇坡正在猶豫，忽見那王榮彪已高高立在敵樓上，向他拱拱手道：蕭大人，我們後會有期了。雷團長要我們的命，我們不得不自尋一條生路去。大人這一面，我們總是要對得住的。再會再會……語聲未完，寨中三百多人一聲鼓譟，便有一排槍彈專向雷團那邊打來。雷團長面無人色，跑

到蕭營這邊來嚷道。不好了。賊人想衝出來跑了。我們應當快快圍住。攻打不要放走一人。蕭蘇坡心中有了計較。便毅然答道。那麼仍是照著原來計畫。左翼歸我負責。你仍去堵住右方賊人。從那方竄出。便由那方擔當。說罷不等雷團長答話。即行傳知本營騎兵上馬應戰。高高扯起本營營旗。專散開在寨外。左雷團雖勉強迎敵。怎奈王榮彪那一股人奮勇爭先。槍無虛發。戰不上一刻鐘。雷團戰死了十餘人。傷了四五十。其餘紛紛潰退。便被王榮彪殺開了一



翼雷團長也只好退回。右翼本隊專防備著賊人的右側方。那知王榮彪看明這個陣勢。專門要向雷團為難。率領了。一般敢死隊。開了右角門。逕向雷團陣線撲來。

條。血。路。向。東。北。方。退。卻。而。去。蕭。蘇。坡。在。左。方。見。正。中。寨。門。忽。地。又。復。打。開。明。知。王。榮。彪。送。人。情。與。他。便。率。著。部。下。乘。虛。而。入。先。佔。領。了。石。屏。寨。移。時。雷。團。長。督。住。了。潰。退。的。隊。伍。也。帶。了。幾。名。護。兵。走。進。寨。來。見。大。功。仍。是。被。人。奪。去。自己。反。折。了。不。少。兵。士。不。由。惱。羞。成。怒。道。蕭。營。長。一。定。是。你。得。了。賊。人。運。動。費。放。走。了。他。們。了。蕭。蘇。坡。也。盛。氣。答。道。原。先。說。好。的。你。我。各。打。一。面。我。打。進。此。寨。你。卻。讓。賊。人。從。你。那。方。逃。走。怎。麼。還。說。是。我。賣。放。我。不。怕。你。石。屏。寨。原。已。歸。我。佔。入。肉。票。等。也。已。由。我。救。下。不。曾。少。卻。一。人。我。自。會。叫。這。些。被。難。的。肉。票。一。一。具。結。與。我。證。明。是。我。將。他。們。救。出。然。後。據。實。呈。報。上。峯。你。冤。誣。得。著。我。嗎。雷。團。長。一。聽。果。然。蕭。蘇。坡。振。振。有。詞。辯。駁。他。不。過。便。氣。忿。忿。地。退。出。道。你。不。要。嘴。強。我。終。歸。要。控。訴。你。一。狀。後。來。那。雷。團。長。果。然。打。了。個。密。電。給。軍。長。說。蕭。蘇。坡。受。賄。放。走。了。匪。徒。怎。奈。蕭。蘇。坡。也。有。正。式。公。文。送。到。軍。司。令。

部。和。旅。部。說。明。攻。克。石。屏。寨。救。出。肉。票。土。匪。實。由。雷。團。防。線。方。面。突。出。等。情。
軍。長。和。旅。長。到。底。不。能。聽。信。雷。團。一。面。之。詞。錯。怪。與。他。然。到。底。也。又。爲。了。雷。
團。長。有。言。中。傷。終。有。點。疑。惑。蕭。蘇。坡。顧。念。同。鄉。私。情。與。土。匪。不。無。默。契。便。對。
於。蕭。營。有。功。不。賞。對。於。雷。團。也。有。過。不。罰。只。批。以。各。毋。庸。議。四。字。了。事。另。調。
蕭。營。與。雷。團。脫。離。改。駐。榮。澤。縣。城。蕭。蘇。坡。在。石。屏。寨。將。肉。票。放。回。各。手。續。一。
一。辦。完。收。拾。了。一。些。戰。利。品。如。土。匪。所。遺。的。糧。食。車。馬。等。類。只。索。帶。領。著。本。
營。部。下。快。悵。著。開。往。榮。澤。縣。中。另。圖。駐。紮。一。路。之。上。暗。暗。嘆。道。怪。不。得。王。榮。
彪。等。會。被。逼。做。匪。就。是。我。也。是。很。難。受。這。鳥。氣。將。來。說。不。定。也。會。逼。得。和。王。
榮。彪。同。走。一。條。道。路。呢。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七回 畏流言賢士斂鋒鋦 涉遠道盜魁遭困厄

話說蕭蘇坡奉令將部下營騎兵調到榮澤縣駐紮。雖說鞍馬勞頓，藉此可以休養些時，但回想石屏寨的事，雷團長忌功疾能，硬向上峯告密，誣說本人通匪放賊，縱是上峯明察，未曾降罷，卻已并不賞功。明明是自己這支孤軍，不是本軍嫡派，不特諸同寅大家歧視，就是上峯也終究有些見外。長此寄人籬下，屈在下僚，永無揚眉吐氣，飛黃騰達的機會。還須臨淵履冰，日夕防諸同寅的傾軋，稍有不慎，後患必將不堪設想。即使一個人榮枯禍福不足介懷，任憑天命，這一般部下都是里黨中人，隨著自己飄流異地，備受艱辛。將來萬一遭人暗算，無處逃生，同歸於盡，豈不是反而因著自己而坑害了許多家鄉子弟？因此終日唉聲嘆氣，悶悶不樂，也不再願與他人多說閒話。多管閒事，只求收斂著鋒銜，隱晦著形迹，以圖暫時的苟全。避意外的禍事，誰知你越是十分謹慎，恐懼流言，那流言偏越發加多，吹到耳邊來的。

竟有許。多。魑。魅。不。受。聽。的。話。有。的。說。王。榮。彪。臨。逃。之。時。曾。私。下。送。給。他。好。幾。萬。雪。白。洋。錢。和。幾。十。箱。煙。土。故。而。他。將。賊。賣。放。還。暗。地。幫。著。賊。攻。打。雷。團。才。使。那。股。賊。得。以。平。安。竄。走。又。有。的。說。石。屏。寨。許。多。肉。票。雖。經。他。截。住。釋。放。但。實。際。上。仍。是。勒。贖。了。一。筆。大。錢。與。王。榮。彪。留。下。來。的。代。表。攤。分。了。所。以。他。這。一。次。裏。裏。外。外。實。是。很。發。了。一。些。財。似。這。樣。紛。紛。傳。說。著。越。傳。越。廣。儼。同。真。有。其。事。一。般。任。憑。蕭。蘇。坡。怎。樣。問。心。無。愧。怎。樣。明。知。道。是。雷。團。長。有。意。陷。害。特。爲。放。的。謠。風。無。奈。衆。口。鑠。金。滔。滔。皆。是。這。真。是。非。究。有。什。麼。地。方。可。以。剖。白。又。剖。白。起。來。究。有。何。人。可。以。主。持。公。道。弄。得。不。好。反。而。會。更。生。枝。節。更。起。波。瀾。倒。不。如。忍。氣。吞。聲。任。這。些。謠。言。自。生。自。滅。或。者。還。終。有。雲。破。月。來。之。一。日。然。而。身。處。其。間。的。蕭。蘇。坡。也。就。深。不。自。安。岌。岌。可。危。有。些。個。不。可。一。日。居。之。勢。了。約。莫。悶。守。了。半。個。月。光。景。有。一。天。營。部。的。衛。兵。忽。地。走。到。蕭。蘇。坡。書。

案前來報告道。營門外來了一個穿便衣的漢子。說是王榮彪叫他帶來了。一封書信。要當面遞與營長蕭蘇坡。好生詫異。只索把那來使傳進營來看。明了那封書信。再作計較。移時。那來使進來了。見了蕭蘇坡。竟還認得。趕快行了個軍禮。便從貼身衣袋內掏出一封信。遞過來道。我們王大。哥。叫。我。來。替。營。長。請。安。前次在石門寨。有緣遇見老鄉台。本就緒率領著全部弟兄。馬前歸順。永永。跟隨鞭蹬。做一番大事業的。怎奈那時有一個蠻不講理的雷團長。插在當



還請營長看完了信後。始終成全我們弟兄的性命。蕭蘇坡聽這人的口音的確是本鄉本土的土話。就一些沒有疑惑。欣然接過信來。拆開一看。那信上大略說道。

中。要。和。我。們。弟。兄。下。不。去。我。們。弟。兄。爲。著。保。全。性。命。和。一。些。實。力。不。能。甘。受。他。人。的。宰。割。只。好。現。點。本。事。出。來。與。那。個。蠻。不。講。理。的。見。個。高。下。卒。之。我。們。終。得。托。你。老。鄉。台。的。鴻。福。得。以。安。全。退。去。但。老。鄉。台。前。番。對。我。們。一。番。厚。意。我。們。是。非。常。感。激。非。常。記。念。的。了。隔。別。以。來。我。們。還。是。想。將。來。有。個。好。機。會。再。遇。得。見。你。老。鄉。台。達。到。我。們。前。日。投。誠。報。効。的。心。願。這。幾。日。聽。見。人。說。老。鄉。台。已。改。紮。在。榮。澤。縣。地。方。與。我。們。作。對。的。雷。某。人。卻。不。在。那。裏。我。們。弟。兄。都。歡。喜。得。了。不。得。恨。不。能。立。刻。就。到。老。鄉。台。的。麾。下。來。那。怕。只。當。了。一。名。小。兵。都。是。很。願。意。的。因。此。我。們。就。漸。漸。向。京。漢。鐵。路。邊。開。拔。特。來。尋。訪。貴。營。但。這。條。路。上。官。兵。很。多。不。容。易。讓。我。們。通。過。我。們。的。子。彈。缺。乏。老。鄉。台。是。知。道。的。卻。是。也。不。見。得。就。怎。樣。怕。懼。他。們。不。過。我。們。異。鄉。人。誰。願。在。這。個。生。疎。地。方。常。常。東。竄。西。跑。的。作。匪。再。加。之。作。匪。也。不。是。常。久。的。事。不。如。歸。順。老。鄉。台。

正大名分掙個把前程的好。所以我們便甯肯冒著危險。非來找老鄉台。不可。了一路之上。很與官兵打個兩仗。雖說沒有多大損傷。可是子彈越發不夠了。現在我們處於很危難的地位。除了老鄉台高抬貴手。誰也救不了我。們。我想老鄉台義俠仁慈。終不忍使我們弟兄通通趕上死路的。所以才派出一名親信弟兄。叫李魁的。送一封信來。稟告老鄉台。請老鄉台閱看之後。趕快設法救援。我們派人將我們接到貴營來。仍然收編成老鄉台的隊伍。我們願効犬馬之勞。至死不變。并感老鄉台救命之恩。將來定當粉身碎骨。以圖報答。如蒙老鄉台恩允。我們現已到了離榮澤城三十里外一個村莊裏。靜候老鄉台速速派人前來接應。蕭蘇坡看完這信。自不免有些躊躇。暗想。爲了石屏寨那一點小事。尙且鬧得謠言滿地。連上官都有些疑惑。我如此時再私自收下這般亡命的股匪。豈不更要招上許多不是。連累到了自

己爲今之計。惟有先請示上峯。問明可否。准其收編這一股子人。如其准收。自然收編起來。沒有差錯。但上峯設或不准呢。或者還等不及請示。別支官軍先發現了。這股人逕自勦滅了。他們呢。這股人可就萬分危險了。麼。本來上峯允許收編。是決不會有的事。京漢鐵路綫上官軍不少。他們也很難藏躲。一有不測。怎生對得他們。起不是我在這裏。他們是不會來自投死路的。呀。到那時。我豈不做了無義之人。永遠要爲同鄉中人所唾罵嗎。也罷。這個鳥官可做。可不做人。生禍福也是天命所前定。惟有那個義字。是萬萬萬不可不講。今日在情理上。這三百多同鄉中人身臨絕地。非我不能救到生路上去。我絕不能見死不救。只怕自己一個人的禍事。拚了一切。不願與他們一同聽命於天。是決計要設法救應他們的了。當下便好言安慰李魁道。這信我已看明白了。一定想法援應你們。就是你暫且到後面去。用些酒飯候我。

想好了。妥當。法子再煩你回去。通知大家。好一齊再隱瞞著。到我們營裏來。李魁唯唯稱是。自有護兵們領了。下去款待。這裏蕭蘇坡邀齊了幾位親信朋友。和部下官長。仔細商量辦法。好在大家都是爲的同鄉。全都非常贊成。便議定了一個方法。先叫李魁回去。說明這邊歡迎他們。叫他們明早黎明時候。就往榮澤縣東門開進這邊也。於那時候。派兩連兵士牽著馬。假說到東城外溜馬。在十里亭那地方迎接著他們。然後使他們三五成羣。插在這邊大隊裏。一同混進城來。遮隱旁人耳目。到了本營後。再替他們換上軍裝。便可無事了。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第八回 移花接木巧弄玄虛 作浪興波大打官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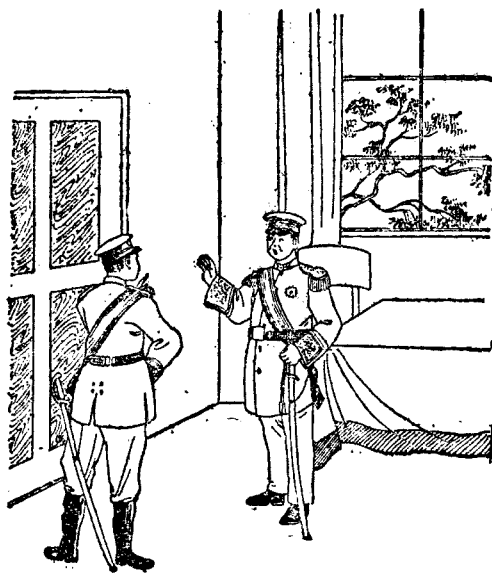
話說第二日。照著這法子行事。果然很巧妙很安穩的。把那王榮彪一股人

全行接進營中。王榮彪感念蕭蘇坡成全之恩。猶同重生父母一樣。見了面。納頭便拜。口稱恩主。蕭蘇坡忙伸手挽起。連說不要多禮。都是自家人。是應該彼此危難相扶助的。暫請你弟兄們在我營裏小住些時候。著有機會再慢慢設法。向上峯疎通正式收編。將來大家在一塊兒做事的日子正長著呢。王榮彪重復謝過。又把幾個重要頭目。一一介紹晉見。全都說願誓死相從。蕭蘇坡又一一溫諭了一番。才命護兵替新來這般人分別打掃屋宇。攪雜在各連排棚中住宿。王榮彪和幾個頭目。留在營本部副官處好生款待。這一來。這一營人就非常鬧熱了呢。各連排棚中。舊有的兵士極熱誠的歡迎新來的朋友。大家一細談。全是同鄉。問訊之下。彼此都很知道。便覺非常契合。主人方面紛紛湊份子。買了些酒菜魚肉。請新來客人痛飲。幾盃飽餐一頓。新來的客人方面。各人打家刮舍了許久。腰邊都剩著些銀錢。也很慷

慨的。拏出來與大家分用。與大家同樂。全不分些彼此。蕭蘇坡也常常在辦公室內款宴。王榮彪幾個頭目暢談一切。但風聲卻漸漸傳開去呢。本來蕭營中只有一營人任憑怎樣溢額至多也絕不能超過五百人。如今新來了三百多土匪。便現得分外人多。絕不像只有一營的人馬了。再加之這般土匪是向來自由閒散慣的。蕭蘇坡顧面情又不便過於拘束他們。一旦他們住到城市中。軍營裏來又遇見了一大夥同鄉朋友。自然高興非凡。絕不肯常在營中藏頭縮尾的躲著。每每三個一幫五人一隊攜手出營來到街市上玩耍。仗著銀錢鬆動什麼酒樓茶館妓園戲園裏滿都很豪爽很揮霍地踱了進去。幾杯酒一喝。幾句閒話一說。還須野性發作。鬧一點小脾氣。吵得市井不安。在旁邊的人看來有些固認得是蕭營中的口外騎兵。卻另有幾個的的確確是剛做了土匪出來。還沒有很齊整的軍服。上身說話時又絲

毫不加審重。每每顯出些土匪原形來。使人一望而知。便不由不互相駭怪。著談論著。說是蕭營中近來形迹可疑。似已窩藏著匪類了。這風聲越傳越廣。形迹也越現越顯。被中州省城暗探聞知。火速飛報督署。便派了一員副官帶了一角文書到榮澤縣第一旅司令部來查辦此案。這旅長姓劉名達全。也是與蕭蘇坡同隸於一軍之下。自從調到榮澤。便又歸劉旅節制。省城督署裏究因他們都是客軍。未便直接來查辦。蕭蘇坡故而找尋蕭蘇坡的駐地上。司說。話那劉旅長的爲人。雖也是行伍出身。有些粗魯。幸而尙知大體。認爲既是本軍之事。應該暗中顧全些。以保本軍體面。當卽面告那副官道。公文裏說蕭營有窩匪情事。但本旅與他們同駐一城。又有節制他們之權。平日是很注意他們的舉動的。却從未聽見有這種風聲。或係遠遠道誤傳。亦未可知。我答應把這封公事轉於蕭營長叫他查明具復。便了。那副官也

因爲顧全主客軍的交誼。只好唯唯稱是。退到一間客棧裏去候信。但一面仍然電告省城督署。報告交涉的經過。不一天督署回電到來。竟訓令該副官。二次與劉旅長。切實交涉。要求允許該副官隨



督署公文轉了過去。一面還又曾把蕭蘇坡請到旅司令部來過。當面問一問內中的實情。蕭蘇坡見已出了岔子。誠恐照實說了出來。必於王榮彪等

同劉旅派員至蕭營中會查。那副官便又來到旅司令部與劉旅長談及此事。那時劉旅長一面固已行文至蕭營裏。將省城

不利便。一口咬定說絕無此事。劉旅長事前本也有所聞知。此刻也知道蕭蘇坡所說不實。但一念到本軍公共的關係。也就裝癡裝聾。承認蕭蘇坡的話。并答應照此回復省城來使。免生枝節。所以第二次那副官來見劉旅長。先就回絕了一個乾淨。及等那副官說明會查的要求時。劉旅長竟滿口拒絕。說是本軍部下沒有做錯什麼大事。一切我也可負責。斷難容許他人插手。其間來查辦。如果你們仍不放心。請你貴上司照會我們軍長。由軍長派員下來。連我都一起查辦罷。那副官爭持不過。仍只好怏悵退出。另電回報省城督署。誰知督署竟也特別認真。立刻調了一團步兵。開往榮澤。并命令帶兵官抄進蕭營。實行搜捕匪黨。勿得瞻徇。就是與友軍失了情感。也在所不惜。似這樣小題大做。却爲了何事呢。原來王榮彪這一股人。先是督署衛隊。槍馬都非常整齊充足。他們譁變時。曾將全副武裝拐走。早就在認真搜

捕。要。收。回。那。批。已。損。失。的。精。良。器。械。如。今。聽。說。連。人。帶。武。器。都。被。友。軍。得。了。現。成。的。去。徒。徒。便。宜。了。他。人。自。己。那。裏。甘。心。所。以。氣。忿。不。過。定。須。查。辦。一。個。澈。底。就。是。罪。人。可。以。不。辦。那。些。軍。裝。却。定。須。收。回。這。也。是。一。種。主。客。間。的。成。見。互。乎。其。中。才。一。發。而。不。可。收。拾。咧。這。一。團。步。兵。臨。行。之。時。督。署。又。加。派。了。一。員。副。官。十。名。衛。隊。隨。行。檢。出。從。前。王。榮。彪。那。一。營。逃。兵。的。花。名。冊。子。交。給。與。那。副。官。作。爲。參。攷。之。用。并。又。授。了。一。些。很。嚴。重。的。方。略。那。十。名。衛。隊。只。因。從。前。與。王。榮。彪。等。同。過。事。認。識。這。一。股。子。人。特。派。去。作。爲。指。證。於。是。這。一。團。兵。便。浩。浩。蕩。蕩。殺。到。榮。澤。來。了。剛。下。了。火。車。打。好。了。帳。篷。那。副。官。便。尋。著。了。從。前。派。來。的。舊。副。官。一。同。又。來。到。劉。旅。司。令。部。說。是。奉。了。督。署。命。令。定。要。搜。捕。逃。匪。如。貴。軍。再。不。叫。蕭。營。好。好。將。人。交。出。我。等。立。刻。就。要。動。手。兜。拏。不。過。先。禮。後。兵。特。來。通。知。一。聲。這。種。說。話。當。然。是。很。有。些。不。遜。呢。劉。旅。長。一。聽。不。

由。有。些。發。惱。便。也。挺。撞。起。來。道。我。說。蕭。營。沒。有。這。事。你。們。偏。不。肯。信。我。有。什。麼。法。子。那。麼。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罷。不。過。我。也。有。一。句。話。要。預。先。聲。明。你。們。如。此。興。師。動。衆。不。顧。交。情。只。是。聽。著。些。謠。言。毫。沒。有。一。點。切。實。證。據。一。旦。衝。突。起。來。我。們。這。邊。可。不。負。責。的。啊。那。副。官。也。憤。憤。然。道。好。你。要。證。據。我。遲。早。總。有。證。據。給。公。衆。看。的。憑。著。我。們。的。力。量。自。會。搜。出。些。證。據。來。到。那。時。就。知。道。誰。對。誰。不。對。了。說。罷。匆。匆。走。出。自。去。佈。置。他。們。的。手。續。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九回

講義氣同心制勁敵

搜逃亡大隊圍孤營

劉旅長見事情必會鬧得很大。便趕忙派人去通知蕭蘇坡道。省裏已派了一團兵來搜你們的營盤了。你們無論有這事與沒這事。都得仔細些。我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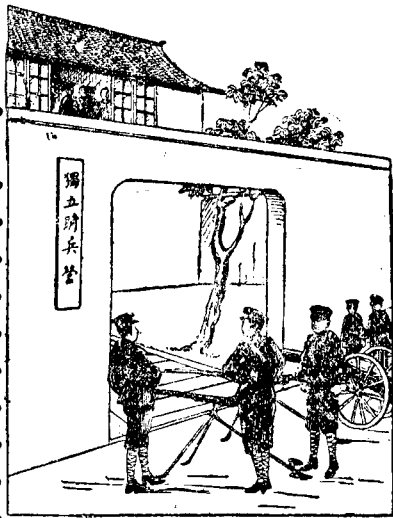
部裏只有兩連衛隊在榮澤其餘都散駐在他處幫不了你們的忙你們應得早早準備才好蕭蘇坡這才知此禍不小便也將王榮彪和自己幾個親信叫了來商議應付的方法王榮彪很慚愧的答道爲了我們的事拖累了營長我是過意不去的不如請營長就將我們交出任憑他們或殺或剮都是我們命該如此免得使營長爲難也免得同鄉諸位爲我們受禍本來我們承營長大恩收留已經恩無可報若再使營長和同鄉諸位受了連累我們居心何忍呢蕭蘇坡忙搖手道不行不行我早已說明過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如今小有波折便交出你們豈不是賣友求榮的行徑非大丈夫所當爲況且我屢次對外不曾承認有收留你們的事若是被他們一逼迫便改口承認我始終還是脫不了干係的又何苦要做這小人呢你們請放寬心我蕭某一定維持你們到底現在所商量的是我們公共的生死存亡問

題應如何大衆。一心想個好法子來對付外來的禍事。啊說猶未了。營門外一陣喧嘩。早有一個衛兵進來報告道。大街之上不知從那裏開來了一千多本地兵將我們營盤包圍住了。……原來省中派來的那一團步兵已決采積極行動并不理會那劉旅長逕行開撥出兩營以上的兵力武裝實彈殺氣騰騰的衝進榮澤縣城中將蕭營所駐地點包圍住據那團長意思立刻就要下令攻擊幸有新來的那副官還是主張慎重說道他們雖只一營人却歷來能征慣戰很有點名氣若再參加上那般亡命之徒困獸猶鬥倒也不能輕敵況且我們還沒拏住他的真贓實據萬一消息不確或是他們早已設法將土匪們移走了我們撲一個空還得惹起未來的交涉說我們欺壓客軍不如一面在此陳兵示威一面命我所帶來的十名衛隊埋伏在幾處要道口上偵伺著只要裏面走出一兩個土匪來被衛兵識破抓獲我

們也就理直氣壯可以下手了。蕭蘇坡聽了這個警信登時只氣得跳起來叫道：「既然他們要我們全部人的性命派兵來攻打我們也只好和他周旋一回。」王榮彪還待勸阻那幾員連排長却早已贊成營長的辦法全都立起來說道：「我們都是自家人絕對不能受旁人欺負的。我們要生須生在一塊要死也須死在一起。」服從營長的命令叫弟兄們趕快備戰打他們這般混賬東西。王榮彪見衆志成城軍心甚是堅定便也改口說道：「這場禍事本爲我們弟兄而起如今承大家仗義一致抵抗外侮我們情願身當前線先儘我們的人死然後才敢勞動衆位營長請就是這樣下命罷。我敢說憑著我們大家齊心齊力是一定打得退他們的。」蕭蘇坡道：「這話很對憑著我們許多人還怕什麼？王大哥你也不要客氣。如今已是全體的事了。大家都得平均出力不能說盡要偏勞你們的。不過外面情形怎樣我們且到營門外。」

看看陣勢再說。且說蕭營所駐的地點。原係榮澤縣城中一間歇業多年地。基很大的老當店。全營人馬滿駐在這當店裏頭。營門外迎面便是一條狹小的甬道。直通到大街上。約莫一百多步。光景蕭蘇坡偕同王榮彪及一般親信。走到營門口。

一間眺樓上往外察看。只見省城那些步兵站著很密的橫隊。把守在大街的左右兩方。那



坡看清楚後。當即立傳一令。命本營的人。只准在屋內武裝防守。不准擅出一人。到大街上去。營門口守隊的也全撤到大門裏面。不許與對方接近。對

甬道口上架了四架機關槍。一尊砲。分明是敵視本營這邊。但却也不過是虛張聲勢。并未曾實施攻擊。蕭蘇

方若不先開槍。我們切不可先自啓釁。王榮彪幾次請求派他們弟兄擔當營門口防務。蕭蘇坡仍是禁阻。務使他們不與對方見面。留作主力軍應用。便即退回到辦公室。商議一切戰守的計畫。那旅司令部中的劉旅長聽說省軍已圍住了蕭營。也曾馳馬親到省中。那副官地方質問他是何用意。那副官便提出最後的要求道。若要免傷和氣。就得請你派一些人隨同我們大軍到蕭營中查看。我這裏有逃匪的名冊和眼線。除了匪徒外。決不亂捕一人。總得蕭營容納這條條件。允許我們進去才好。劉旅長却還是不依道。蕭營中沒有容留匪徒。我已經查過了。又何必多此一舉。你要查你們單獨去查。就是鬧出岔子來。却與我軍無干的說罷。氣沖沖的仍是走了。那副官猶豫不決也終於未敢冒昧進攻。只是那麼層層圍住。從早晨圍到晌午。時分還沒有解決的方法。蕭蘇坡被困在裏面。暗想對方尙未動手。一定是兵力

不。敷。不。能。不。暫。待。一。下。若。待。到。兵。力。調。齊。遲。早。總。會。一。鼓。進。攻。的。自。己。兵。力。有。限。却。不。能。老。是。這。樣。坐。以。待。斃。必。須。設。一。個。萬。全。的。方。法。王。榮。彪。建。議。道。先。下。手。者。爲。強。我。們。便。當。乘。對。方。佈。置。未。周。之。時。卽。行。用。反。攻。方。法。衝。出。營。去。別。作。我。們。的。打。算。蕭。蘇。坡。長。嘆。道。困。守。不。是。久。計。我。自。然。是。知。道。的。但。殺。出。去。又。怎。樣。呢。無。端。與。省。軍。開。仗。省。軍。是。決。不。能。容。我。的。本。軍。忌。妒。我。的。人。很。多。也。未。必。始。終。袒。護。著。我。將。來。是。非。做。土。匪。不。可。的。了。天。要。逼。我。走。那。一。條。路。我。又。有。甚。麼。法。子。可。以。避。免。不。過。就。要。反。攻。也。須。等。到。夜。晚。才。方。便。行。事。眼。前。還。是。鎮。定。片。時。吧。那。時。忽。有。一。員。排。長。進。來。報。告。道。我。今。查。出。這。當。店。竟。還。有。一。個。後。門。通。到。後。街。城。根。對。方。不。知。道。并。沒。有。派。人。防。堵。倒。是。我。們。出。走。的。一。條。捷。徑。呢。蕭。蘇。坡。喜。道。有。這。後。門。就。好。辦。多。了。准。定。今。晚。十。一。點。從。這。後。門。退。兵。開。出。城。去。再。作。計。較。但。絕。對。不。准。在。城。中。擾。民。一。切。輜。重。

也。全行帶走大家。快些準備。免得臨時慌張。於是全營人馬都在暗中急急收拾。專等候夜晚的到來。那知午飯過後。全營正在捆扎行李的時節。猛聽見城外火車站上汽笛連鳴。又雜些軍號之聲。似乎已有軍隊從別方開到。正在下車。蕭蘇坡大驚失色。暗暗叫苦道。這定是對方援軍來到開戰。就在目前等不及。夜晚行事了。正補下一令。出去叫部下積極戒備。便不料營門口一個哨兵。却跑進來報告道。圍守營門的省軍。忽地撤去了。却不知是什麼緣故呢。蕭蘇坡不信。忙也跑到營門外一望。果然那些機關槍和大砲已經不見。左右幾百步以內。也不見一名省軍。實是撤到旁的地方去了。蕭蘇坡好生奇怪。便派了幾兵。機警得力的部下。出去哨探動靜。一面却悶在大葫蘆裏。猜不透對方是何把戲呢。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十回 疑神疑鬼無意解圍 似假似真有心佈陣

話說天下事有許多是突如其來預想不到的。譬如蕭營被圍。耳聽城外火車站開到了一支生力軍。鳴號擊鼓。聲勢非凡。顯見得是由省軍搬調而來。立刻就會會合前來攻打本營。又誰知所料不實。反替本營解了圍去呢。原來新到的這批軍隊。還是與蕭營同隸一軍的本軍。忽然於這緊要的時機。開到榮澤省軍受命圍攻蕭營的那一團人。本也曾急電省城。說是蕭營頑強抵抗。人少不足。取勝請增調兵隊前來助戰。以便一鼓而攻的。此時聽說火車站有新兵開到也。早已派人前去問訊。看是不是省城派來的援軍。誰知探聽的結果。并非省軍所派。仍是蕭營的本軍中人。一陣疑神疑鬼。以爲劉旅長有意袒蕭調了些軍隊來幫助蕭營。自己的援軍反沒有先趕到。審形度勢。更顯得省軍孤單。不是客軍的對手。不得不退讓一時。保全兵力。便猛的撤了前防。暫時取消包圍的計畫。急忙忙的退到火車站帳棚中等候。

省城。二。批。援。軍。到。來。再。定。計。較。其。實。那。支。生。力。軍。可。真。是。來。替。蕭。營。助。戰。的。嗎。卻。又。絕。對。不。是。只。因。這。支。客。軍。近。方。有。事。於。秦。中。軍。長。新。頒。一。令。命。駐。在。黃。河。北。峯。的。本。軍。謝。蔭。雲。旅。往。黃。河。南。岸。榮。澤。縣。集。合。邀。集。劉。旅。蕭。營。一。同。轉。車。往。隴。海。鐵。道。向。潼。關。開。去。所。以。謝。旅。便。攜。著。命。令。到。榮。澤。來。與。劉。旅。蕭。營。會。合。蕭。營。中。哨。兵。探。明。消。息。急。急。回。營。報。告。蕭。蘇。坡。忻。喜。得。了。不。得。連。呼。好。了。好。了。有。另。外。很。妥。的。辦。法。了。原。來。新。到。的。旅。長。謝。蔭。雲。與。蕭。蘇。坡。私。交。甚。是。融。洽。蕭。蘇。坡。當。初。投。奔。來。此。便。是。謝。蔭。雲。一。人。所。介。紹。每。每。有。人。在。軍。長。前。說。蕭。蘇。坡。的。壞。話。全。由。謝。蔭。雲。代。為。解。釋。得。以。保。全。無。事。如。今。盼。到。這。一。位。好。友。來。自。然。可。以。解。除。多。少。的。困。難。當。即。火。速。派。人。持。著。名。刺。到。火。車站。將。謝。旅。長。請。到。營。中。來。談。話。見。面。之。下。蕭。蘇。坡。從。實。把。近。來。惹。禍。的。情。由。一一。說。給。謝。蔭。雲。聽。并。請。他。想。個。妙。策。成。全。王。榮。彪。這。一。股。子。人。謝。蔭。雲。道。

照事理上講。你此舉實在有點鹵莽。實是你在外作事的日子很淺。吃苦不多。不知外間的難處。你想想你孤單單一個營長。在本軍根柢未深。那能夠不加三思。便擔戴這麼一副重擔。設使沒有人原諒。你不特窩藏匪類。罪名非淺。還須被人中傷。你受了匪徒許多賄賂。影響到你的名譽。一旦上峯。認真追究下來。自身不保。更還連累王榮彪一股人。試問你有始無終。義氣又在那裏。我和你交情非同泛泛。故敢直言規勸你一番。以後切莫再要這般隨便行事。至於這次的岔子。我既來到這裏。就我的交情和本軍的關係。講自難袖手坐視。不替你想法子。我現有一個絕妙的方法。在此明早。我先行開往潼關。去上車的時候。故意叫部下到城內來繞一個灣。說是幫同劉旅搬運輜重。打從你營門口過。趁著天光未明。你預先把那股人裝束妥當。一個個走出營來。插到我們隊裏。由我保護着。一同上車。先行走避。往後人

賊。都。已。不。在。省。中。來。使。抓。不。着。證。據。也。就。不。能。把。你。怎。麼。樣。了。橫。豎。你。的。隊。伍。三。五。天。後。也。得。來。潼。關。會。合。到。那。時。我。還。可。將。這。股。人。原。數。交。還。你。并。慢。慢。設。法。代。你。稟。明。軍。長。正。式。改。編。他。們。我。和。你。弟。兄。多。年。原。和。一。個。人。模。樣。你。能。多。培。植。點。勢。力。我。那。有。不。盡。力。幫。助。之。理。蕭。蘇。坡。聽。了。這。個。妙。計。趕。忙。向。謝。蔭。雲。道。謝。并。也。自。認。閱。歷。不。到。多。蒙。好。友。指。教。將。來。救。出。了。這。股。人。交。給。誰。帶。都。行。自。己。包。攬。此。事。全。是。一。時。義。憤。衝。動。并。沒。有。旁。的。私。心。呢。謝。蔭。雲。謙。遜。了。一。番。又。叫。王。榮。彪。等。上。前。來。見。過。也。覺。得。這。股。人。究。還。可。用。仍。當。面。誇。獎。了。幾。句。允。許。一。路。上。決。不。歧。視。他。們。將。來。總。有。個。最。妥。適。的。解。決。方。法。這。才。辭。去。了。營。部。約。定。明。早。五。時。再。在。此。地。會。合。到。了。夜。間。蕭。蘇。坡。便。命。王。榮。彪。將。所。有。竿。上。的。弟。兄。們。緊。集。在。一。處。收。拾。行。李。又。勻。出。些。舊。軍。衣。來。叫。他。們。全。扮。成。官。兵。模。樣。以。免。露。了。痕。迹。其。餘。輜。重。全。行。捆。紮。在。牲。口。上。悉。

聽王榮彪帶去。王榮彪本想留些銀錢衣服和煙土送給蕭蘇坡。怎奈蕭蘇坡執意不收。說是真果收下便真成了受賄窩贓。對不起謝旅長了。預備了一整夜。諸事粗已就緒。只有一樁極困難的事。是王部有兩個受傷的弟兄。是在石屏寨中了槍彈的。槍彈陷在肉中。至今未曾取出。營部中缺少軍醫。也未曾加以治療。病勢沉重。手足不靈。連馬背都跨不上去。怎麼能隨同道。若是留在營裏。又恐怕將來被省中眼線看破。擒去。既白白送了性命。還又使蕭營終於免不了干係。計議了一會。還是帶走的。爲妙。硬將馬匹備好。叫人將這病夫抱上馬去。用許多腰帶連人帶被窩一同綁在馬背上。只要短時間坐得穩。另由旁邊一個朋友牽着馬。慢慢隨行。一到了火車站。就沒有危險了。結束停當。時間已差不多。來到王榮彪拜謝過救命之恩。蕭蘇坡也約定了後會之期。這才揮淚而別。親送到大營門口。恰好那時謝旅

的。隊。伍。正。如。約。來。到。門。前。經。過。便。按。着。行。伍。的。距。離。中。間。一。個。個。插。了。進。去。直。走。到。火。車。站。中。來。上。車。幸。喜。外。間。絲。毫。沒。有。動。靜。天。色。也。朦。朧。慘。淡。不。怕。被。人。看。見。就。是。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安。然。脫。險。而。去。那。駐。在。車。站。附。近。的。省。軍。料。不。到。逃。匪。們。會。這。樣。移。花。接。木。的。逃。走。自。也。沒。曾。來。得。及。干。涉。但。這。秘。密。就。是。這。樣。保。守。住。了。麼。那。却。不。然。在。火。車。將。開。的。時。節。省。軍。中。暗。探。本。也。雜。在。人。叢。中。窺。探。早。看。破。一。點。形。迹。出。來。只。因。火。車。開。得。太。快。來。不。及。回。去。調。隊。只。眼。睜。睜。的。看。着。他。們。帶。走。再。還。有。一。樁。趣。事。三。百。個。匪。徒。當。中。那。有。都。能。遵。守。命。令。一。致。行。動。的。其。中。有。一。個。粗。心。大。膽。的。少。年。人。平。日。幹。那。搶。劫。勾。當。甚。是。勇。猛。所。得。的。贓。物。財。帛。比。任。誰。都。多。用。一。個。小。白。布。包。袱。裹。着。成。天。的。捆。在。身。上。此。時。見。大。家。出。發。到。遠。方。去。自。己。却。不。願。隨。行。仗。著。他。多。有。些。錢。想。一。個。人。逃。回。北。京。且。去。逍。遙。快。活。幾。天。再。說。便。乘。那。昏。暗。雜。亂。

的。時。候。悄。悄。丟。了。長。槍。揣。著。一。支。盒。子。砲。溜。出。了。隊。伍。躲。在。一。家。小。飯。店。內。
換。了。便。衣。問。明。了。火。車。到。北。京。的。鐘。點。又。一。個。人。闖。到。車。站。來。搭。車。但。那。時。
車。站。已。無。本。軍。蹤。跡。全。
布。滿。了。省。軍。和。偵。探。了。
偏。偏。有。一。名。暗。探。從。前。
在。督。署。衛。隊。中。認。得。這。
少。年。人。見。他。急。忙。忙。的。
買。票。來。上。車。便。上。前。喚。
著。他。的。真。姓。名。打。算。動。



已。逃。得。不。知。蹤。影。了。後。來。這。人。終。於。沒。曾。擊。獲。也。不。知。道。他。是。從。何。處。逃。上。
了。火。車。及。向。何。方。逃。跑。掉。了。的。然。而。王。榮。彪。這。股。人。已。經。逃。出。了。蕭。營。中。省。

手。將。他。擒。住。他。見。勢。不。
佳。使。出。他。的。野。性。和。武。
藝。來。拔。出。盒。子。砲。便。將。
那。暗。探。一。槍。打。倒。不。顧。
命。的。往。鐵。軌。上。向。北。直。
跑。等。那。省。軍。們。聞。著。警。
信。紛。紛。上。來。追。趕。他。卻。

軍隊裏卻能證實無訛了。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第十一回 思傾害帳下進讒言 策安全幕中籌妙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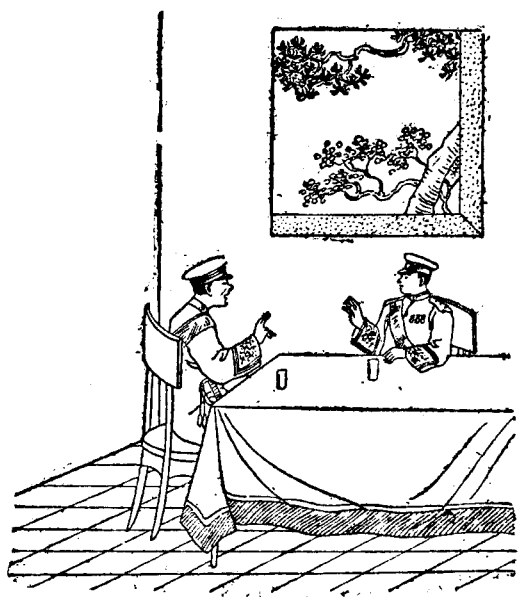
話說到了第三天，省城督署又來急電，仍命那一團人相機攻勦切實交涉。又加派了一營督署衛隊和一員衛隊旅的洪旅長來會同辦理。那洪旅長重復找到了劉旅長，那劉旅長却早知道匪徒已經不在，便也就緩和下來，讓一步回答道：「既然貴處不相信我們，硬疑蕭營窩匪，那麼我就允許你一同進蕭營去查勘罷。」洪旅長卻獍笑著答道：「如今我倒不要進蕭營中去搜了，承你好意許可，只可惜答應得太遲一點，我已不領你的情。」王榮彪那一股子匪早已被貴軍謝旅帶走，你怕我們不知道嗎？劉旅長倔強得很，不由還是抗辯道：「這些莫須有的話，我懶得同你分辯。你既說蕭營窩匪，便須交。」

出個證據來。不然迭二連三的搗麻煩。豈不是故意來與我們作難。還傷及我軍的名譽。難道你不顧主客軍向來的交誼嗎。洪旅長忸怩道。既然如此。此不說那麼多費話也好。只是我兄弟奉了敵上命令。擬請貴軍蕭營長同我到省城裏去一趟。到底有沒有窩匪。由他和敵上當面去說。你意以爲如何。我想這一點小事。你總可以答應我。叫蕭營長動身同去了。劉旅長道。照這樣說。貴上有命令。拘捕蕭營長。要你押解回去嗎。若是蕭營長真個犯了罪。應該拘捕的。請貴上和我們軍長去說。只要我們軍長有命令。與我叫我拘捕他。我自會動手。若是沒得軍長的命令。你同我還不是白說嗎。洪旅長忙陪笑道。不是的。我并沒說蕭營長犯了什麼。應該拘捕之罪。只是敵上請他去談一回話。這又有什麼不可呢。劉旅長道。請他去一趟。這倒還勉強像話。但如今軍事倥忽。不知蕭營長有工夫去。沒工夫去。更不知他願去不願。

去呢。洪旅長道。敝上既請他去。他總得撥冗去一趟才好。想這一點小面子。總是要給的。劉旅長道。這個我可不能作主。我也沒這權力。可以勉強他去。洪旅長道。那麼請你把蕭營長傳到你司令部來。并也約了我。去由我當面請他。你看好不好呢。劉旅長道。也好。就是這麼辦。去不去由他。請得動。請不動。在你我只介紹你兩人見面。那總是可以的。洪旅長拱手道。那麼多費心了。就約定明天十二點鐘。在貴司令部叙頭罷。洪旅長去後。劉旅長正打發人去通知蕭蘇坡。忽又報雷團長來到。趕忙請了進來。雷團長便道。我是奉了軍長之命。前來查辦蕭蘇坡的原來。蕭營窩匪的事。軍長也有些知道了。劉旅長道。這件事已辦妥。貼了蕭營中已沒有土匪的影子。就是有我們爲著本軍關係。也得抗一下。他們省軍方面欺人太甚。這兩天真逼得我滿身。都要發火。我們決不能長他們威風。滅本軍志氣的那雷團長。原爲這事和。

蕭蘇坡在石屏寨衝突過。居心要坑害蕭蘇坡。以洩私忿。便立進讒言道。蕭蘇坡窩匪。是千真萬確的事。我都可作證的。犯不著爲他一人得錢受賄。我們大夥兒替他擔聲名。我看還是照公事辦的。對那知劉旅長始終不肯屈服於省軍之下。勃然發怒道。就是蕭蘇坡受賄。也是同鄉遇著同鄉的常情。可以原諒幹嗎。自己的指頭要往裏面折。雷團長道。旅長若要顧全蕭蘇坡。不如要他多少認一點。或是胡亂說容留過幾個人。實是一種錯誤。并非出於本心。陪同洪旅長到省城去請罪。想必省署也不至十分與他爲難。豈不是兩全其美嗎。劉旅長氣得把桌子一拍道。這是什麼話。軍隊窩匪。窩一個也就成立了罪名。多認少認有什麼分別。若再要他同去更簡直是去送死。你怎麼那樣糊塗。咧。雷團長見讒言終於說不進。懊喪了一陣。也只索罷了。再說蕭蘇坡在營裏。聽說劉旅長通知他。叫他明天到旅司令部中與省城

派來的洪旅長說話不由暗下有些驚慌。便與左右商議道。明天此會凶多吉少。萬一那洪旅長帶了多人當場要捕拿我。或是劉旅長承認將我送去。那卻怎麼辦。但本軍旅長的命令不能違抗。不去預會也是不行。營長去赴會時。可多帶幾名護兵馬弁同行。先在營中挑選十來個會打槍



還是部下一員連長從容建議道。去總是要去的。只須有很周密的防備。也就行了。我有一個主意。在此明天

有。武。技。的。人。無。論。是。何。官。階。都。喬。裝。成。兵。士。模。樣。到。了。旅。司。令。部。門。口。每。一。道。門。留。下。兩。個。人。把。風。還。剩。下。幾。個。人。便。緊。隨。在。營。長。左。右。直。到。會。議。席。上。人。人。都。穿。上。全。副。武。裝。帶。兩。支。手。鎗。和。盒。子。砲。鎗。彈。也。全。行。裝。上。再。派。幾。十。名。外。穿。便。服。內。藏。武。器。的。人。在。旅。司。令。部。前。後。左。右。看。動。靜。一。有。什。麼。風。聲。每。層。門。傳。一。個。暗。號。大。家。立。刻。戒。備。硬。打。也。能。保。著。營。長。打。出。來。怕。他。作。甚。若。是。不。去。一。來。示。弱。於。人。二。來。公。事。上。也。說。不。過。去。雖。說。我。們。居。心。并。不。想。反。也。不。肯。胡。亂。造。反。但。真。到。危。急。時。候。反。反。卻。又。何。妨。不。過。不。鹵。莽。亂。來。罷。了。蕭。蘇。坡。聽。這。計。可。用。便。答。應。照。此。預。備。到。了。那。一。天。蕭。蘇。坡。穿。著。中。校。軍。服。渾。身。上。下。暗。藏。著。四。管。手。槍。外。面。還。佩。帶。著。一。桿。盒。子。砲。隨。行。的。十。四。名。親。信。一。律。改。穿。兵。士。衣。服。各。帶。盒。子。砲。兩。枝。預。算。那。旅。司。令。部。從。外。間。到。裏。面。客。廳。共。有。五。層。門。每。層。留。兩。個。人。把。風。還。剩。四。個。人。隨。自。己。進。去。又。加。派。

自己兄弟蕭西坡扮成馬弁。在旅司令部中各層門上往來通風報信。其餘穿便衣和著軍裝的。派在街上梭巡。也有一百餘人。至於留守營底的人。也全身武裝等候著。廝殺接應。這才按著鐘點簇擁著步行到旅司令部去。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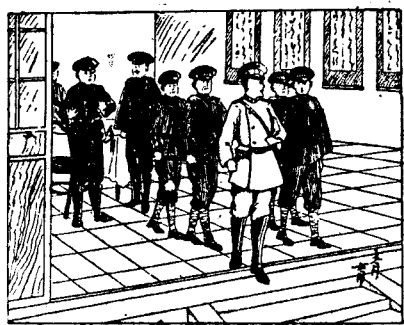
第十二回 足智多謀闖出鴻門會 行雲流水願從赤松游

話說到了那裏果然見也有不少的省軍在門前把守。蕭蘇坡等大膽闖了進去。按著原來計畫一一布置。及走進了客廳中。洪旅長帶了八名馬弁也已赫然在座。蕭蘇坡對劉旅長行了軍禮。劉旅長就向洪旅長面前與他介紹。蕭蘇坡又行了一個軍禮。便退到劉旅長身旁坐下。四名護兵緊立在蕭蘇坡身後。他兄弟蕭西坡便立在門外往外邊使眼色。每咳嗽一聲。每層門

上的把風人全都紛紛咳嗽相應連大街上也是一片咳嗽之聲。洪旅長所帶的人聽了就知道蕭營中已有戒備。劉旅長先發話道：「蕭營長，你來得甚好。省城裏派洪旅長到來，說是你窩藏了匪類。我本來知道你是不會幹這事的。無如他們不相信，有什麼話，你當面說給洪旅長聽罷。」蕭蘇坡道：「旅長明見。我雖當著一員營長，原也是讀書人出身，向來守禮知法，絕不敢做軌外的事。什麼窩匪的話，真一點兒影子也沒有。不知省裏根據什麼人報告，誣我這大的罪名。趁著洪旅長在這，正是我洗刷名譽的機會，就請洪旅長到敝營去查看一下。若查得出半個匪來，我情甘照軍法從重治罪。若是查不出來，也敢問洪旅長一聲：『應該怎麼樣賠償我清白的名譽？』洪旅長道：『這些事，我也知道是非有切實證據，不可的敝處決不會定要硬指你窩匪。』只是鄙人此來，事不由己，是奉了上峯的命令，只請貴營長陪我同到省城與

敵。上。當。面。說。明。白。便。什。麼。事。都。沒。有。了。貴。營。長。問。心。無。愧。何。不。就。與。鄙。人。同。去。玩。耍。一。趟。呢。蕭。蘇。坡。道。我。有。我。的。長。官。在。此。行。動。是。不。能。由。我。自。主。的。漫。說。我。并。沒。有。上。省。與。貴。上。見。面。的。必。要。就。是。自。己。想。去。拜。訪。也。須。上。司。有。命。才。敢。啓。行。請。貴。旅。長。還。是。問。問。我。的。上。司。劉。旅。長。罷。劉。旅。長。接。著。說。道。蕭。營。長。這。話。說。的。很。對。一。個。現。役。軍。官。離。開。隊。伍。和。職。守。應。友。軍。的。召。請。我。也。是。作。不。了。主。的。須。知。我。上。頭。還。有。軍。長。如。今。軍。長。并。沒。有。話。我。那。裏。有。權。可。以。叫。蕭。營。長。走。呢。洪。旅。長。道。無。論。如。何。請。蕭。營。長。辛。苦。一。遭。有。什。麼。不。安。全。由。我。負。責。便。了。想。敵。上。和。貴。軍。長。原。是。好。友。事。後。只。要。敵。上。與。貴。軍。長。說。明。一。聲。還。會。錯。嗎。說。罷。向。他。身。後。馬。弁。努。了。努。眼。睛。恨。不。得。就。要。撲。過。來。捉。蕭。蘇。坡。及。看。見。這。邊。的。護。兵。一。個。個。將。盒。子。砲。在。手。中。玩。弄。著。却。又。不。敢。造。次。蕭。蘇。坡。便。很。斬。截。的。回。答。道。敵。軍。的。旅。長。既。沒。有。命。令。叫。我。去。我。自。然。是。不。能。

去了。況且做營。今天已奉到軍長命令。即日就須開拔。到潼關去。我也沒有工夫。可以私自出門。對不起洪旅長。我有事不能多陪。做營裏還有許多預備開拔的事。待我回去料理呢……隨即立了起來。又向劉旅長說道。旅長還有什麼吩咐的話。沒有劉旅長道。本來是要出發了。事情很多。只因洪旅長定要你來。慢的還有話商量呢。說著還想上來。阻擋蕭蘇坡頭。也不回。仍是朝外急走。每層門上的護兵。依次接著。全將槍口向前後左右四方注視著。面目猙獰。



見面談一談。我不能不客氣點請了。你來如今話已言明。你就好好回營料理去罷。蕭蘇坡答應了一聲。是舉了一舉。手便大踏步退了。出去。洪旅長連連搖手道。慢。

氣態強硬。顯出些懍然不可侵犯的樣子。洪旅長等倒噓了一口氣。只好瞪著眼。任他們飄然遠引。劉旅長暗暗在一旁竊笑。便也來與洪旅長打譚道。我勸你不要請他去。你偏要不依。那知道敵軍的官長們沒有敵軍長的命令。是誰都請不動的啊。洪旅長氣得一言不發。走了出來。與部下發脾氣道。你們這些飯桶。怎麼不扣住他。部下有一個傻漢答道。他們有了防備。帶了許多人。跟隨著。一旦鬧起來。亂槍齊發。您在裏面。怎麼走得掉。我們爲的是顧全。你才不動手的呀。又另有一人說道。若是旅長不進去。只要我們在門外。拿他就那怕。與他開仗。也不會有什麼顧忌了。洪旅長嘆息了一聲。未可如何。只好依然據實打電回省去報告一切。再說蕭蘇坡闖出了這鴻門會。自是欣喜非凡。過一天。便與劉旅長一同拔隊到潼關去了。但他事後想起。來自己這點孤軍。免了這場禍。事實是有點僥倖。往後日子。很長。自己內不

能見信於本軍外又得罪了本地省軍無處不含著重大危險設有差池必會弄得身敗名裂毫無下場便也灰心軍界決計退休將自己一營人交給兄弟西坡管帶將王榮彪一股人讓與好友謝蔭雲收編自己上了一個辭呈由軍長批准下來允如所請他兄弟和王榮彪也一一有了地位他就躲過一邊實行那明哲保身的計畫去了箸書的人說道這支孤軍受了許軍逼迫竟未變成土匪那是很僥倖的了民國改建以來軍隊變匪的很多大概都是有人逼成的噫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第十三回

碎磚片片壁上擊賊人

鐵丸顆顆空中彈飛鳥

話說小胖子把那篇小說談完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但是一瞧時候不早紛紛立起身來要想走咧誰知一陣大雨忽然嚙琅琅的落了下來害得大

衆欲行。又止。主人笑道。這真叫做落雨天留客了。如今這們大雨。諸位可走不動啊。還是再坐談一下罷。於是大衆重就原位坐下。帶眼鏡的朋友道。我從前曾讀過一篇仇仇相報。像是張冥飛做的情節緊湊的了。不得就講與諸位聽聽罷。大衆便凝著神靜著氣聽他講下去道。嚴州黃秋農。他父親曾經做過山東的萊州府。五十歲上才得秋農這一個兒子。自不免有些溺愛。秋農生性聰明。十二歲上四書五經都讀完了。文章詩句也都可以動筆。可是淘氣非常。每天在書房裏混過功課之外。便去掄槍使棒調鷹放馬。他父親禁他不得。便請了一個拳棒教師教秋農兼學武藝。秋農十六歲那年都學的有些像樣了。他父親告病回家。遣散了一班僕人。却有一個養馬的老王。年紀有七十多歲了。願意跟隨到嚴州。秋農的父親本不肯帶他的。却是秋農代他苦求才允許了。那時由山東到浙江。只有走運河的一條道路。一

行三四隻大官船同走。在山東境上。却有些同官的文武官。講交情。派人護送。穿過江蘇地界的時候。晏行早泊。却也沒有甚麼驚嚇。這日走近松江。突然遇見狂風暴雨。便去一個湖泊裏暫時躲避。便有些烟蓑雨笠的漁人。駕着小划船。前來賣魚。到了夜間。雨住了。風却更狂。天氣又冷。船上的人。全都睡了。半夜之後。遠遠聽得蘆哨吹響。秋農的父親。不免疑忌起來。便睡不着。過一會兒。只覺得船身不住的晃動。又聽得有動物落水的聲音。連續不絕。便連聲喊人起來。看時。只見一江烟霧。風利如刀。絲毫不見甚麼。天明時候。風却小了。便自開行。不多幾日。到了杭州。又換船到嚴州。久官新歸。又忙着過年。誰也不記在松江有那一回事。黃家的宅子。後面是一個大園。園門外。便是城牆。大正月裏。有些人在城牆上放風箏。秋農便也糊起幾個大風箏來。也去城牆上放。可是由園門出去。轉到城門邊。去上城牆。須得走一大段。

秋農是學過壁虎游牆的工夫的那城的基石塊和城軛總有些凹凸之處便不費事的走上去了只是下來時不能從容還得留心着力的一跳是這麼鬧了些時嚴州城裏就有多半人知道黃大少爺有飛牆走壁的能耐秋農頑心重又厲些他父親不過答應一聲就算了事說的急了還要露出不高興的神色



然不放在心上他父親因他還是個小孩子又是放縱慣的也就沒有理會到這些事朋友親戚關切他的也會約略對他父親說過是要管束嚴

來一班人自然不再講到秋農身上去了。過了些時黃家鄰近有一家紳士人家忽然出了一件採花殺命的案子。淳安縣踏勘一回那賊人竟是插翅飛來似的毫無來蹤去跡。捕快們訪查了一月有餘一點頭緒也沒有。便疑心到秋農身上。稟知縣官。縣官便來拜見秋農的父親。說是要請秋農幫忙拿賊。秋農的父親當然拒絕。縣官便道。這件案子世兄免不得嫌疑。本要傳案審問的。而今責成他緝凶。也可以洗清一班人的疑慮。如果十天沒有消息。只有通詳巡撫。司道聽候。上司批示辦理。說着去了。秋農的父親又氣又急。便叫了秋農來問他。可曾做那無法無天的事。秋農聽了。氣的要哭。便要。去緝拿凶犯。他父親便道。你夠得上。去和人家放對嗎。除非是。找了你那師父來。捉住那賊。替你伸冤。秋農道。這縣官只有十天的限。那如何趕得及。我只拚命的做他。一回。他父親不許。母親也出來阻攔。抱着他哭。秋農真急的。

暴跳如雷。正沒奈何。只見老王走到上房門口。站着叫聲。老爺。秋農的父親。正沒好氣。厲聲道。你來幹甚麼。老王道。少爺。今天遭的冤枉。小的可以替他。伸雪。秋農的母親齊聲說道。你真正做得到嗎。老王微笑道。那個兇手。小的已經拿下了。只消少爺帶他到縣裏去。就可以了。案。秋農的父親不覺。站起來道。我一晌都不曾用得你。誰知你竟有不可思議的本領。那兇手。你是怎麼拿的。老王道。我看少爺只顧鬧小孩子脾氣。些小有點粗淺的能耐。就在外面張揚。早知道必然要惹禍上身的。所以格外的留心。外面一切的事情。誰知果然來了一個小小的毛賊。受了這地方一個壞人的指使。做出那採花殺命的案子。來以爲可以移禍到少爺身上。不怕老爺不設法子。出來消滅。這事情的。小的既然知道這點風聲。便在他們做事的那夜晚。暗地使他們受了不將息。三個月不得起床的傷。只等找到少爺身上來。便好。

隨時去捉請老爺就叫少爺同我去一趟罷。秋農聽了歡喜得要跳上天了。他父母親也高興得了不得。立刻叫秋農同老王去捉人。老王便到捕快頭家裏拿着小賊和捕快頭的兒子送到縣裏。秋農的父親又邀了許多紳士去觀審。原來那捕快頭的兒子只爲在城隍廟裏看見那紳士的小姐燒香口裏說了句不乾淨的話被跟去的僕人抓住打了一頓。因此含恨在心。所以便串通那小賊用軟梯爬牆進去。逼奸不遂殺了那小姐而逃。正出到牆外收那軟梯時忽然飛來兩片瓦屑把大腿上都打了一個洞。穿透衣襟。人肉有寸多深。所以逃走不了。那案子自有縣官去照例斷結。秋農回家立刻要拜老王做師父。老王不肯道。你們當少爺的人學了武藝是沒用的。而且學的到家。倒害得你多了。許多外務出外去做官。既不便在家裏伺候。上人也。不便學的。若是不到家。一定是惹了許多的是。非。上。身。據。我。看。還。是。丟。了。

他作爲不知道的倒好些。秋農道：我只學了防身，有甚麼不可以？老王笑道：世界上只有學打的人挨打，決沒有不學打的人平空會受別人的打。況且你是少爺，將來一定要做老爺，怕沒有人保鑣護衛，難道強盜刺客來了，非得自己動手不成嗎？秋農一定纏着要學。老王沒法，便道：我並不知道你的心誠實不誠實，待我先試試你。你且找一根二尺長的絲線，一頭去結在床上帳子的當中，一頭結一個極小極薄的鵝眼小錢。你每天睡覺的時候，用食指頂着大指，只看準那小錢彈去。右手彈過了，換左手彈，遞換着彈到睡着了爲止，只待你彈的那錢帶着線筆直的打平了。對面的帳頂又退回來，打平這邊的帳頂。到那時我再傳你的工夫。秋農想想這真是小孩子鬧頑兒，算不得甚麼，待不依他做罷。又顯得不誠心。第一天就不肯聽師父的話，只好照着天的彈以爲總很容易打平。帳頂的誰知帳頂是軟的，絲線

更軟小錢輕了。不着勁。彈將上去。便翻筋斗掉下來了。只有平心靜氣慢慢的向前彈去。倒是勻勻的往來擺動。如此彈了兩三個月。那錢可是一彈便帖到那面的帳頂上了。只是回轉來就沒有勁了。又彈了四五個月才打的那錢兩邊都平了。帳頂便去告知老王。王道很好。我傳你個手指打彈法。便教秋農拿瓦石碎屑在一丈以外打一個寸來大小的牛眼靶子。打到百不失一。才漸漸的展遠。展到十丈以外。都能百發百中了。便又教秋農專打三丈以外的飛蠅。秋農苦練了兩年。隨意彈去。沒有不中的了。便再求老王教導武藝。老王道你不要看輕了這點工夫。你用起來。防身已有餘了。那年你全家回來的時候。我曾。在松江替你們打退百十個水賊。你們睡在船上的人一個也不曾知道呢。況且我的真本領。也只有這一點沒得再教你的了。秋農苦求老王這夜不別而去。秋農祇得罷了。後來秋農自出心裁。找了。

一個靈巧的鐵匠。定打了幾千隻純鋼的蒺藜。只有綠豆大小。藏在身邊。閒着沒事。便去打空中飛的鳥雀。大概四十丈以內。沒有打不着的。朋友們時常要他顯點工夫。秋農便試給大家看。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第十四回 見高下人影刀影 決雌雄紅光白光

話說這一年。秋農中了舉人。要進京會試去。便有些同年和舊友來約他同走。因為北道上。很有不太平的傳說。所以想要靠秋農的本領。壯壯膽子。一行便有四五十人。都是裘馬輝煌的。大家坐船到王家營起早。走了幾天。將近到德州了。遇見了大雪。騾車走不動。便在一處打尖的小市集上。分做幾家小飯店裏歇下。隨後又來了幾班人。將就擠着住下。到了晚間。秋農正邀同伴的在一處吃酒。聽得院裏有人吵鬧。叫僕人去問時。却是一個安徽的

窮舉人在王家營雇了車。車價付了一半。約定到京後再付的。誰知那車夫一路借支。不給就吵。只得給他。車價都付滿了。車夫還要再借。那舉人不肯給。車夫便大吵大罵。想借此丟開那舉人。自去另外找生意。那舉人沒奈何。只得敷衍他。又借給了一兩銀子。車夫嫌他拿出來慢了。又罵了幾聲道。分明有錢不給我。非得挨一頓罵不拿出來。真是賊骨頭。那舉人只得忍氣吞聲的受了。秋農聽了大怒。一個箭步衝出門來。那車夫正在櫃上喝酒。口裏哼着小調兒。手裏拿着馬鞭子。在那裏搖動。秋農上前一手搶過馬鞭。一手拿住他的後脖子。向地上一擗。脚踏着用馬鞭。儘力的抽了一頓抽的。那車夫大嚷大哭。店主人上前用力拉秋農。秋農一倒肘。把店主人打的滾到院子裏去。在雪裏亂抓。同去的舉人們都拍手笑着稱快。還是那安徽舉人。恐怕闖禍遭人命。向秋農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顧替車夫求情。秋農這才

放了那車夫。還指着說道：我知道你們這班強盜一樣的東西。平日總是這般對付客人的。今天叫你碰到我手裏。懲你一回。替許多懦弱無能的讀書人出氣。你明天好好的替那位老爺趕車。同我們一起走。你再敢強一強。我就立刻追了你的性命說罷。便握了那安徽舉人的手。邀到房裏。和大家相見。歡呼暢飲的鬧了半夜。次日天氣晴了。便起程趕一站半路。到一處大市集。在一家鴻昇店裏歇下。路上很辛苦了。都早早安歇。天明時候。便叫套車趕路。那店主人是個老者。悄悄的走來對秋農說道：老爺們甯肯晏走。早歇前面三五站路。恐怕有點不大方。便秋農道：謝謝你的好意。好在我們沒錢。未必有人打我們的主意。若是真個要找我。我也得會會你們北道上的。真正好漢。看到底是三頭六臂的人。不是那店主。只得長歎一聲去了。一行五十多輛車子。秋農一輛當頭。走了不到十里路。便聽得一枝響箭從前面樹

林裏射將出來。秋農本已紮縛停當。只披了一件狐皮大氅。坐在車裏。聽得箭響。便縱身出來。喝叫停車。却跳到道旁土堆上站着。只見樹林裏跑出十多匹馬來。秋農摸出鐵蒺藜來。只等那馬來的近了。覷定馬上的人的眼睛。左右手連連彈了出去。十來個人都翻身跌下馬去。那馬都四散的跑了。秋農上前看時。一個個都打瞎了一隻眼睛。暈死在地。便叫僕人帶了車夫。把十五個強盜都捆了手脚。騰出幾輛車來裝着。徑押到德州去報了案。一行人直去北京。一路毫無阻格。這年秋農點了翰林。告假歸娶。熱鬧的了不得。秋農的夫人姓胡。是永康人。德性柔和。持家很有法則。秋農娶妻之後。他父親母親接連着去世。等到服滿。便進京去散館。用了一個知縣。分發到陝西。不久就補了缺。調了西安府的首縣。那時已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昌期。有了六歲了。一天昌期到大堂上去頑耍。有一個老婆子跟着。只見一個衣衫破。

爛。形。容。枯。槁。的。老。者。走。了。過。來。看。着。昌。期。歎。口。氣。道。好。個。相。貌。可。惜。少。年。孤。苦。昌。期。哇。的。一。聲。哭。了。老。婆。子。便。罵。那。老。者。道。你。是。那。裏。來。的。老。窮。鬼。嚇。了。我。們。的。少。爺。了。恰。有。一。名。親。兵。走。過。老。婆。子。便。叫。親。兵。把。那。老。者。抓。了。說。道。這。老。叫。化。子。嚇。了。少。爺。我。要。去。告。訴。太。太。的。你。好。好。的。看。管。了。他。回。頭。是。問。你。要。人。的。說。着。抱。了。昌。期。進。去。對。胡。夫。人。說。了。胡。夫。人。道。既。然。是。一。個。窮。苦。老。人。叫。他。們。放。了。他。去。罷。誰。聽。他。的。胡。說。狗。屁。恰。好。秋。農。走。來。便。道。這。不。可。以。不。追。問。一。個。究。竟。到。底。是。甚。麼。人。敢。到。衙。門。裏。來。撒。野。便。叫。跑。上。房。的。小。跟。班。出。去。傳。話。把。那。老。叫。化。帶。到。花。廳。裏。審。問。秋。農。怒。沖。沖。地。走。出。來。見。那。親。兵。帶。了。老。者。來。了。只。聽。得。那。老。者。叫。道。秋。農。你。可。還。認。得。我。秋。農。定。睛。看。時。原。來。是。師。父。老。王。到。了。趕。忙。跑。下。去。迎。接。叱。退。親。兵。和。差。役。人。等。請。到。書。房。裏。叩。過。了。頭。老。王。便。道。你。可。知。道。你。有。禍。事。臨。頭。嗎。秋。農。驚。道。不。知。道。老。

王道我却也料定你不知道所以特地來報個信給你你可記得十年前在德州打傷十五個強盜的事十四個強盜都是那回送了命只有一個名叫趙天雄的越獄出來因爲廢了一隻眼睛發誓要找你報仇他已經找了你三年多了才知道你在這裏做官大約不久他就要來和你拚命秋農道師父看他的本領如何老王道他而今鍊的工夫比我還強他又有四個兒子幫着他你決不是他的對手不過你現在正做官他是不敢動手的只等一交卸他一定來找你秋農道師父可以替我想個法去阻止他或是防備他麼老王道阻止是不能防備的法子却有只是你未必肯依我秋農道我一定依從師父老王道你而今就辭官不做跟着到我山裏去住幾年你辦得到嗎秋農不言語老王笑道我知道你不能依我的我還有第二個辦法你把你的兒子交給我帶去鍊工夫行嗎秋農道師父何不就這裏教他老

王道不由我帶去。我是不能教的。這都不必談了。只是我們師弟一場。我留一件東西給你。你只記得你交卸了。這縣官的那日。就把我這東西隨身帶着。寸步不許離開。等趙家父子來過之後。我自然來取回這東西去的。便從身邊取出一隻烏黑的匣子。來三寸來長。二寸來寬。一寸來高。拿在手裏。沈甸甸的非木非石。上下四邊都沒有縫。交給秋農道。你千萬不要忘了。說罷。便起身要走。秋農苦留。老王道你不必留我。如果有緣。總還可以相見一面的。我還有我的事去。飄然走了。秋農驚疑不快了數日。過了些時。便也不把他當一樁事了。一日兩兩日三。不知不覺就是三四個月。秋農升了漢中府的同知。代理漢中府。上司叫他立刻去上任。秋農高興得很。急急的交卸了首縣的事。打算就在三日後動身。胡夫人可記起來了。便把那黑匣子尋了出來。一定要秋農帶在身上。秋農勉強依了。可是那時候正是六月炎天。揣

一個很重的東西在裏衣口袋裏是十分不方便的。加之有許多同官和他餞行穿了衣帽去赴席。本是苦事。何況腰脅上又多一件挺硬的東西呢。應酬了兩天。便無論如何不肯帶那匣子了。這日傍晚吃酒回來。剛下轎子。只見一條黑影向身前撲來。秋農叫聲不好。側着身子往旁邊一竄。那黑影撲着轎子一跤。跌倒把轎子壓破了。縱身起來。便來趕秋農。秋農帶了一串香珠。那時已扯斷線。拿一粒彈去。那黑影便又倒在地下。却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漢子。秋農趕上一脚。踢在後腦。腦骨破了。濺了一地的腦髓。那漢子哼了一聲。便死了。看他手中時握了一把五寸長的鋼刀。當下免不得請縣官相驗。緝拿這刺客的同黨。秋農經了這一番。這才時揣起那匣子。還要帶些鐵蒺藜。步步小心起來。次日動身向漢中府進發。一路却没有甚麼動靜。及至到了漢中。和前任約定了接任日期。這晚在那客館裏乘涼。同幾個幕友。

談天。忽然一道紅光。經牆頭上飛來。直撲秋農。秋農剛向旁邊一閃。只聽豁刺一聲。那黑匣子爆做兩開。一線白光飛起來。便纏住那紅光。飛上半天。漸漸的不見了。大家都稱奇道。怪却是牆外飛上四條黑影來。秋農連用鐵蒺藜打去。那黑影簡直不理一個。個跳到院裏來。秋農便把預備下的一把苗刀。挺在手中。滾身過去。連劈倒了兩條黑影。那時幕友們嚇的躲在壁角裏。大喊有賊。只聽得秋農叫了一聲。哎。甯便有一個人頭滾將過來。外面本有許多親兵。聽得叫喊。本來是預備了的。便拿着刀槍。鎚棍。燈籠。火把。一擁入來。却被人頭碰倒了一個人。大家一亂。亂定了。看時秋農站在那裏。雙手扶着。插在地下的苗刀。面白如紙。在那裏發抖。忙上前扶着。看時左脅下插着一把小刀。只剩得一隻鐵圈。在外那地上。躺着三個屍身。一個沒頭。兩個都斬斷了。雙脚秋農丟了。苗刀指着房內。便扶他進去。秋農掙到桌子邊坐了。

拿。起。筆。來。寫。道。悔。不。聽。王。師。父。之。言。致。有。今。日。將。來。必。教。昌。兒。從。王。師。父。學。藝。報。仇。又。寫。道。王。師。父。必。來。取。還。匣。子。前。後。因。果。均。可。問。之。又。寫。道。取。匣。子。及。刺。客。頭。來。慕。友。們。便。取。了。匣。子。放。在。桌。下。秋。農。點。點。頭。寫。道。好。好。保。管。親。兵。們。便。去。尋。了。那。頭。又。切。下。那。



兩。個。頭。來。秋。農。看。了。指。着。一。隻。有。鬚。子。瞎。了。一。隻。眼。睛。的。頭。寫。道。趙。天。雄。即。仇。我。者。却。死。我。手。寫。着。手。裏。的。筆。便。掉。了。下。來。臉。色。大。變。秋。農。嗚。呼。死。了。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十五回 芒鞋竹杖窮探賊巢 午夜孤燈忽來俠客

話說胡夫人帶了昌期。回到嚴州。却把那黑匣子和秋農的遺墨。供在一間靜室裏。只等那位老王來了。便求他教導。昌期誰知等了三個年頭。不見老王到來。又是秋農的忌日到了。胡夫人正在那裏傷心痛哭。忽然昌期從外面跑了進來。說道。王老師父來了。胡夫人忍着哀痛。便到外面廳上。見一個乞丐一般的老者。坐在那裏。兩目猶如閃電。一般光射。兩三丈。當時帶了昌期。一同向老王跪倒叩頭。胡夫人忍不住又哭了。老王連忙避在一旁。叫跟出來的老婆子扶太太起來。便道。秋農的事。我早知道了。可惜數定不能挽回。我而今來收回劍匣。請太太叫人拿來給我。胡夫人便叫僕人開了靜室。取了匣子和遺墨來。交給老王。老王收起匣子。看過遺墨。兩眼望天。半晌不言語。胡夫人便道。先夫的意思。是叫昌期拜在老師門下。將來好去報仇。

老王繙起眉頭道。秋農又種惡。因了這大概。又是定數罷。便對胡夫人說道。老漢一准收昌期做徒弟。只是報仇的話。太太不必再對昌期提起。這裏頭很有些道理。太太將來自能明白。今日就請太太叫人收拾那東邊小院子裏的書房。每日晚飯之後。叫昌期來做工夫。起更以後。派人來接他過來睡覺。我的話不說。第二次的亂了。我的規矩。我就任甚麼也不管了。我得說明在先。胡夫人連聲答應。從此昌期白天裏讀書。晚上跟老王習武。是這般過了五年。這一日老王請了胡夫人出來。說道。昌期的工夫學成了。只是我要問太太一聲。太太的意思。是要他成就一個奇人。還是做一個平常的人呢。胡夫人道。怎麼樣的奇人呢。老王道。奇人有幾等。高的是仙。低的不失爲俠。胡夫人道。怎樣才可以成就呢。老王道。照昌期現在的根基。太太如果捨得他。由老漢帶他去十年之後。交還太太。他便可以成一個俠。胡夫人遲疑。

道。要。離。開。我。十。年。嗎。老。王。道。十。年。還。是。極。快。的。胡。夫。人。想。一。想。道。並。不。是。我。捨。不。得。昌。期。離。開。我。只。因。爲。他。年。紀。太。輕。了。他。穿。衣。吃。飯。的。事。自。己。都。還。不。能。夠。照。應。他。自。己。如。何。能。夠。要。師。父。去。照。應。他。呢。不。如。等。他。再。大。幾。年。那。時。跟。隨。師。父。去。老。王。笑。道。且。過。兩。三。年。再。說。便。又。將。那。黑。匣。子。取。出。來。找。一。張。紙。寫。了。一。會。折。疊。起。來。放。在。匣。裏。合。上。便。又。沒。有。了。縫。交。給。昌。期。道。你。只。記。着。三。十。年。後。自。然。有。有。緣。的。人。來。開。這。個。匣。子。那。時。一。切。的。前。因。後。果。便。都。可。以。明。白。了。當。夜。老。王。又。和。昌。期。講。了。許。多。的。話。次。日。僕。人。去。那。書。房。裏。洒。掃。老。王。已。不。知。去。向。了。昌。期。十。七。歲。了。長。的。美。如。冠。玉。氣。度。深。穩。胡。夫。人。因。爲。他。是。一。個。孤。兒。便。急。急。的。替。他。定。親。辦。了。喜。事。一。年。之。後。便。生。了。一。個。兒。子。取。名。述。祖。這。年。昌。期。便。進。了。學。明。年。又。考。取。了。拔。貢。要。進。京。去。朝。考。胡。夫。人。便。把。秋。農。的。遺。墨。拿。出。來。給。昌。期。看。昌。期。道。我。總。要。把。山。東。那。些。響。馬。殺。

的一個七零八落。才稱我的心願。胡夫人要派僕人跟去。昌期不要。只帶了一肩行李。就上京去了。路過德州。也到鴻昇店裏去住。問起趙天雄。却沒人知道。到京投考。取在一等。得了個七品小京官。昌期却託人去部裏設法。改了個知縣。分發山東。他便聘請幾個鏢客同去。到省專盤問那些江湖上的事。鏢客本不肯對圈子外的人說。圈子內的話。只是昌期用心深刻。又極會說話。鏢客們十有八九是性直的人。便不免被他套出許多的話去。他便知道山東的綠林那一處。是歸某人管。那一路。是歸某人管的大略。他稟到之後。便請了個回籍修墓的。假改換衣裝。專在盜風盛熾的各處地方游行。游了兩年。被他探明白了。十之六七。他便去銷了假。上了一個剿辦盜匪的條陳。恰巧那時候。有一個軍機章京的親家翁。去泰山進香。在路上被劫。那章京一面寫信給山東巡撫。問他管得着地方上官吏的捕盜公事不能。一面

託一個御史奏參了一摺子。山東巡撫慌了起來。正在雷厲風行的責成各府州縣的文武官員捕盜。見了昌期。這個條陳說的那些強盜有名有姓有地方。又有圍捕剿辦的方法。便立刻傳昌期去見。詳細問了一番。便破格錄用。委做營務處的幫辦。昌期便發蹤指示的叫各處去捉人。不到三個月。果然捉住多年積匪一百多人。都是歷年做了許多血案的。便一概就地正法。那個擋口昌期。便說是要報父仇。向巡撫求署平原縣。當然一說就准。昌期到任。便帶了四十名自己鍊的小隊子。每人一匹快馬。一條三節棍。接印之後。連夜便去趙家集圍住趙天雄的家。打將進去。男婦老小一棍一個打的。一十三口人。半個也不留。又定了清查戶口。五家出具連環保結的法子。一家做了強盜。責成四家舉發。舉發的有賞。不舉發而破獲的四家都辦罪。如有沒人肯保。或是游手好閒的人都拿去關在自新習藝所裏。又責成各鄉

的紳士。舉辦團練。在四鄉巡查。十天一個報告。有要緊的事。隨時報告。如有盜警。鳴鑼爲號。本團的練勇。先到先救。鄰團的練勇。聽得鑼聲。也要分人去救。救的有賞。不救的有罰。昌期是這麼一辦。過了一回青紗障。又過了一回冬防。平原縣只出得一回打杠子的小盜案。昌期便成了山東第一能員。可也是也有許多人說他是個酷吏。山東巡撫便保了他一個記名以道府用。又補了他昌樂縣的實缺。不多幾時。那巡撫升了兩廣總督。知道兩廣的盜風。更是了不得的。便奏調昌期過去。開缺以道府補用。昌期謝了那總督。又請了三個月的省親假。帶了十名小隊子做伴當。叫那三十名護送總督的家眷。昌期一行十一騎馬。便沿着運河一直下來。這日到了淮城。下了客店。吩咐那些伴當。自去休息。獨自在房裏看書。約莫三更時候。覺得背後來了一陣微風。燈光閃了。幾閃。心中一驚。身子往下一縮。把坐的橈子向後一踢。自

已往斜刺裏一竄早拔出防身短劍護着頭面伸長身子站起來看時房裏空空洞洞的毫無變狀門窗全是緊閉的不由得詫異起來抬眼向上看時却有一個人背貼在天花板上昌期估量那人的工夫勝過自己十倍便收了劍招那人道你請下來那人應聲飄了下來對面站着真個身輕如葉落地無聲昌期便扶起踢倒的椅子請那人坐那人竟自坐了昌期便也坐在一旁細看那人時頭包青帕身穿灰黑色的夜行衣裳長眉俊目也是一個美男子昌期便問道尊駕到來想必有甚麼要緊的事儘管請說便是要我這個頭也可以講明拿去那人微微一笑道我若是要你的頭早已取了我到你房中已經有一個更次了因爲你還是一個書獃子所以只取了你一個帽頂結子便取出那結子來放在桌上又道我又故意激起風來使你知道你却也還警醒呢昌期大驚失色只得說道尊駕是甚麼意思何不講明

那人道。我只問你。你在山東爲甚麼專同綠林的人爲難。昌期道。我也要問你。綠林的人又爲甚麼要同好百姓爲難。那人兩眼一瞪。說道。我們只打劫貪官污吏。昌期道。不見得都是尊駕一樣的用心。騷擾百姓的事。恐怕多得很罷。那人道。那也是些不成材的東西。西昌期道。可又來所



難。昌期道。我也要問以你們好漢子。便叫他們拖累了。壞了名頭。我是做官的。我爲的要百姓平安。我只有的要辦強盜。我也沒有法子去分別。誰是好漢子。誰是不成材的東西。我們做官的。你們是分別得誰貪污。誰不貪污的。因爲

做。的。事。大。家。都。看。見。你。們。做。的。事。都。不。是。大。家。可。以。看。見。的。我。往。那。裏。去。分。別。起。來。我。只。盡。我。做。官。捕。盜。的。職。分。而。今。都。不。必。說。我。有。腦。袋。在。這。裏。你。說。我。是。仇。人。你。就。取。了。去。你。說。我。不。算。仇。人。就。聽。你。的。便。那。人。低。頭。想。了。一。會。便。道。你。這。話。說。的。道。理。比。我。長。我。們。再。見。罷。站。起。來。一。執。手。影。子。朝。牀。後。一。閃。便。不。見。了。昌。期。跟。去。尋。覓。那。人。的。出。路。只。後。窗。上。有。一。個。窗。格。的。紙。破。了。却。只。有。五。寸。對。方。不。知。那。人。如。何。出。得。去。的。雖。然。是。說。退。了。他。總。不。免。心。中。懍。懍。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十六回

述深情老嫗作冰人

誇遠識嬌妻充衛隊

話。說。昌。期。回。到。家。裏。却。遭。了。一。樁。極。不。得。意。的。事。原。來。他。的。夫。人。素。來。多。病。已。在。三。日。前。亡。故。了。昌。期。見。母。親。傷。心。和。述。祖。啼。哭。正。是。寸。心。如。割。只。是。昌。

期是一個很人。忍勁最大。喜怒是不形於色的。當下料理過他夫人的喪事。已經兩月有餘了。那兩廣總督已到了任。着差官來催他趕快前去。誰知胡夫人傷痛過度。病的臥床不起。昌期便寫信陳情。打發那差官走了。一意的伏伺母親。過了一月有餘。胡夫人才漸漸的日有起色。昌期放了心。只因晝夜操勞。支持不住。這日正抽空歇息。忽然來了一個老媽媽。說是由山東來的。要見昌期。那件當們便不肯替他通報。老媽媽大怒。略略動手。便把那些件當都打的東倒西歪。一時鬧的人聲鼎沸。把昌期驚醒了。便自己跑出來。看見那老媽媽形狀猥瑣。兩眼却精光射人。知道不是尋常人物。連忙喝住。件當上前問那老媽媽道。你這位老太太來幹甚麼的。老媽媽打量昌期。一回才道。尊駕可是黃老爺在山東做過平原縣的。昌期道。正是。我老媽媽道。老身特地前來有話和你老爺說。昌期便引他到裏面廳上。請他坐下。老媽

媽道聽說你的太太升仙了。我今日要和你老爺說一頭親事。昌期忙道。內人去世不久。我的期服也不會滿。可以不必談起。老媽媽道。你老爺遲早總要續絃。此刻就定了。有甚麼不可以。你老爺莫不是怕我們門戶低微。或者是人才配不上嗎。老身可是不會說話。你老爺可還記得在淮城遇見的刺客。大概不至於辱沒了你。昌期怔住了一會。才道。我在淮城遇見的。難道是一位女英雄嗎。如果是的。我決不推辭。老媽媽笑道。我就是我們姑娘叫我來的。你老爺既然答應了。我得都告訴。你我們姑娘姓趙。名兒叫做梅仙。是趙天雄的遠房堂妹。天雄和他的大小子二小子四小子都喪在你家。老太爺之手。你家老太爺也歸了天了。這冤仇也歸了天了。這冤仇也就扯直了。誰知你又尋仇在平原。把天雄的三小子一家人都殺完了。趙家本是平原的大族。有許多人。都要找你報仇。只有我們姑娘的本領最大。所以跟你到

淮。城。打。算。下。手。却。是。聽。你。說。出。許。多。的。道。理。把。我。們。姑。娘。說。服。了。我。們。姑。娘。就。丟。手。不。管。報。仇。的。事。而。且。洗。手。不。幹。綠。林。的。事。了。我。們。姑。娘。本。來。性。氣。最。大。從。來。不。佩。服。人。的。却。只。佩。服。了。你。我。的。意。思。便。想。替。我。們。姑。娘。找。你。作。爲。終。身。的。倚。靠。近。來。才。知。道。你。們。太。太。過。去。了。所。以。來。對。你。說。卽。今。你。老。爺。是。願。意。了。我。可。要。去。送。我。們。姑。娘。過。來。先。伏。伺。你。家。老。太。太。帶。你。的。小。少。爺。等。你。期。服。滿。了。再。辦。喜。事。我。們。一。言。爲。定。說。着。站。起。身。來。昌。期。道。請。問。你。和。你。們。姑。娘。是。甚。麼。稱。呼。老。媽。媽。道。我。姓。任。是。我。們。姑。娘。的。奶。媽。我。去。了。昌。期。送。他。出。去。便。到。上。房。告。訴。胡。夫。人。又。道。孩。兒。已。經。同。山。東。的。強。盜。結。了。仇。了。娶。了。這。個。女。人。倒。是。一。個。最。好。的。幫。手。求。母。親。答。應。了。罷。胡。夫。人。想。想。只。得。允。准。了。便。道。只。怕。他。是。強。盜。日。子。過。慣。了。的。不。見。得。能。夠。好。好。的。待。我。和。述。祖。你。等。他。來。了。就。辦。喜。事。帶。他。上。任。去。罷。若。是。照。那。任。奶。媽。所。說。不。曾。成。親。住。

在這裏是個甚麼名色呢。又不是童養媳婦。昌期只得唯唯聽命。過了幾日。任奶媽來了。說趙梅仙已到。在船上等這邊去接。昌期便把胡夫人就辦喜事的話說了。任奶媽去和趙梅仙商量定了。便擇期成親。三朝之後。一同去廣東。昌期在廣東八年。極有能名。直升到臬司。這年正是辦秋審的時候。獨自在簽押房裏。繙閱案卷。夜深了。想喝茶。便叫伺候的僕人。半晌沒人答應。便立起身來。打算到上房裏去。一回頭。却見趙梅仙靠他的椅子立着。昌期便道。你是甚麼時候出來的。就煩你倒碗茶來給我。何如。梅仙道。我而今一刻也不敢離開你了。你看這是甚麼東西。便抬起左手來揚給昌期看。却是明晃晃三寸來長的鋼刀。足有十一二把。昌期驚道。這是那裏來的。梅仙道。這就是你的仇家從山東帶來的。他們知道我在這裏不敢現面。所以用飛刀來刺我。我早得了點風聲。已經暗地護衛你一個多月了。今夜才接了他。

們。十。來。口。飛。刀。你。還。不。知。道。呢。你。不。信。你。只。看。你。那。伺。候。簽。押。房。的。兩。個。底。下。人。便。拿。了。燭。引。昌。期。去。院。裏。看。花。台。角。上。睡。着。兩。個。尸。首。正。是。那。僕。人。都。是。從。左。耳。插。進。去。一。把。小。刀。子。昌。期。不。由。得。不。毛。骨。聳。然。便。道。你。如。何。不。把。他。們。拿。下。梅。仙。冷。笑。道。你。知。道。他。們。來。了。多。少。人。我。若。是。



出。去。捉。他。們。他。們。就。趁。勢。分。人。來。刺。你。了。據。我。說。你。不。必。做。這。個。官。了。我。而。今。能。夠。在。衙。門。裏。保。護。你。不。能。到。衙。門。外。去。保。護。你。的。何。苦。白。填。還。他。們。一。條。性。命。昌。期。聽。了。梅。仙。的。勸。便。告。終。養。辭。官。歸。家。那。時。梅。

仙已生了兩個兒子。一名輝祖。一名繩祖。都已六七歲。述祖已十三四歲了。昌期便要梅仙教他們學習武藝。梅仙道：「可以不必了。你的山東那班仇人。只找你一個人。不找他們。你知道是甚麼道理嗎？你以爲綠林裏的人報仇。不亂殺人的嗎？你要知道是我求了我的師傅去吩咐山東一班的人。只准向你一個人尋仇。不准侵害你的家屬。我師父是山東綠林最怕的一個人。所以不敢不聽他老人家的話。可是將來怎麼樣。我也不能知道。不過綠林裏的規矩。不許找沒有本領。沒有勢力的人報仇。我以爲述祖他們。最好是不學武藝。免得將來許多的是非呢。」昌期只得罷了。昌期在家裏平平安安的過了十多年。梅仙是寸步不離的。後來昌期得病身故。胡夫人一痛幾絕。梅仙趕忙救老太太。一會兒老太太甦醒過來。梅仙再來看昌期的尸身時。那頭已被人斬下。拿去了。梅仙大怒。立刻就追去了。三天才奪了回來。却同

了。老王來了。形容一點不改變。胡夫人却還認得。便對老王大哭。老王勸住。歎口氣道。今日的事。三十年前。我已經知道了。所以設法將梅仙嫁他。也是想免今天的慘事。誰知竟免不了。真是數由前定。便叫述祖去靜室裏取出黑匣子來。打開取出一張字條。送給胡夫人看。那上面寫的是四句話。

父種其因。子收其果。仇及死人。可以兩罷。

老王取了匣子。飄然去了。胡夫人問梅仙才知道。老王却是梅仙的師叔。梅仙的師父王劍仙。是北七省很有名的俠盜。

這段故事講完。雨已稍止。大眾紛紛辭去。這部小說也就告終了。

